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

起甲子明英宗正統九年盡己巳明英宗正統十四年 凡六年

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等擊烏梁海

子甲

諸將四道出師一時俱以
敗敵奏聞情事殊屬難信
卽其稍有斬獲諒不過以
捕生充數非遽有摧鋒陷
陣之舉也蓋虛增倖賊妄
報首功本軍中相沿陋習
况爾時闔政不修諸將焉
能同時制勝果其詳加察
核虛實原可立明乃捷奏
甫聞卽加封爵既未嘗深
入犁庭有何勳伐足稱而
遽爲之分茅裂土總由闕
宦專政止圖飾虛詞以邀
殊賞而不顧國勢之安危

王振言于帝曰三衛雖陽爲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乃
命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同太監錢僧保曹吉祥
劉永誠但住等率精兵四萬人分勦之已而諸將皆捷
勇奏敗敵于富峪川亨奏敗敵于土河懷奏敗敵于虎
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然俱無大功捕其擾邊者奪回
所掠人畜而已兵部尚書徐晞劾勇等不會諸軍深入
遽旋師宜治罪命宥之尋論功加勇太保進亨與安侯
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諸將士並陞賞有差其後巡邊
者多以斬擊邀功由是三衛積怨遂導衛喇特入寇
質實 劉家口在永平府遷安縣東北有關舊爲出大寧
要路界嶺口在永平府撫寧縣北舊有關城土河
在今喀喇沁右翼東南一百八十里虎頭山在故大寧
城北黑山方輿紀要在朵顏東境朱勇能之子馬亮淇
縣人徐亨祥之孫曹吉祥灤州人劉永誠永樂
時以內官爲偏將累從北征後監鎮甘涼軍

朝廷又一切置之不問邊
患遂由此釀成耳

御製通鑑輯覽三編卷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
堂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時勉為祭酒六
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
示勸懲諸生督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聲不絕人才盛于
昔時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
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
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
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
人稱為太
平盛事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
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况鍾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
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為世名臣帝初即位凡所建白
無不行及王振用事擅作威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
無所救正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或告士奇
稷乃訐告者私事誑士奇士奇輒信稷稷惡日甚士奇
不得聞於是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即加法封其狀示
士奇復有人發稷橫虐事遂下之理士奇已老疾在告

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免士奇感泣憂不能起至是遂卒
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後數月稷瘵死獄中次子楫以
廕補尚寶丞。初士奇言衛喇特漸強將為邊患邊軍
缺馬請于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質馬悉給之士奇歿
未幾有土木之**質實**土木驛堡在今宣化府懷來縣西
難識者思其言**質實**二十五里西至保安州四十里為
往來孔道本名統漠鎮唐初高開道據懷
戎時所置後訛為土木明永樂初置堡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預機務

初廷議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至是榮士奇
已卒循及曹鼐馬愉在內閣禮部援故事請帝以楊溥
老宜優閒令循等預議於**質實**陳循字德
是循與鼐愉遂皆參決**質實**遵泰和人

秋七月下駙馬都尉石璟于獄

璟嘗其家閹王振惡**質實**石璟昌黎人尚宣
賤已同類下璟獄**質實**宗女順德公主

免河南被災稅糧

免開封衛輝南陽河南懷慶彰德等府
所屬去年被災糧三十萬二千餘石

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浙福之交山谿深奧故多銀場洪武末年定歲課永樂及宣德間增之地力竭民不堪帝初即位詔封坑冶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以盜礦日熾言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下三司議浙江按察使軒輓奏曰復開銀場雖一時利然凡百器用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人心搖動其患尤深為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盜自衰息朝廷是輓言得止至是礦盜葉宗留及陳鑑胡等聚眾至數千盜福安礦肆行劫掠參議竺淵往捕之被殺死于是刑科給事中陳傅復請開礦中官及言利諸臣爭和之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一千餘兩浙江銀四萬一千餘兩雖比宣德時減半已十倍洪武時官屬供億費較課銀尚過之自是**質實**明實錄洪武中福建歲課二千六民困而盜益眾**質實**百七十餘兩浙江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中福建增課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中福建增課四萬二千七百七十餘兩浙江九萬四千四十餘兩福安宋析長溪置福安縣明屬福寧州今屬福寧府宋彰交阻人彰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案明史丁瑄傳作宋新與明實錄異俞士忱長洲人軒輓字惟行鹿邑人竺淵奉化人陳傅閩縣人

王質太和人葉宗留青
田人陳鑑胡麗水人

發明

聚烏合亡命之侶為徒手攘利之舉此即奸民之尤者及其未熾而翦滅之惟恐不速迨盜勢

日張乃欲開銀場而使盜無所容此猶抱薪救火也幸而從軒輓奏停止而所云嚴加禁捕者有司又不實力奉行徒為文具致葉宗留肆行劫掠尋至戕害參議尚不痛加勦捕以致葉宗留肆行劫掠尋至戕害礦以弭其變政治之顛倒紀繆莫此為甚厥後屢興大師合數省兵力聲討無功延至景泰初年始得平戢涓涓不息流為江河可不慎歟

雷震奉先殿

震殿
鳴吻

八月免陝西被災稅糧

免糧四十八萬
六千石有奇

敕諸將嚴邊備

額森兇狡桀驁北部皆服屬惟烏梁海未附額森屢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諸衛脅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史陳鑑以聞帝敕諸將嚴為備九月命王驥陳鑑經理西北邊防

質實 陳鑑字有戒吳縣人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戊御史李儼于鐵嶺衛

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衣衛獄謫戌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大小悉送順考訊戕害甚眾順大通賄賂車馬冠蓋其門如市

十年春正月磔錦衣衛卒王永

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王山家為緝事者所獲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

二月京師地震

免陝西逋賦

帝如天壽山

壬申車駕發京師三月甲戌朔謁陵
丙子還宮自是歲三月謁祭以為常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六月振陝西饑免田租三之一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戍之

需見民游食者眾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
桑樹畜為設方畧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
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
官譖于王振執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詔戍邊並坐需
舉主順天府丞
王鐸罷為民
質實 霸州後周置明屬順天
府今因之王鐸池州人

發明 振之為毒甚矣天下恐不得良有司如張需者
禁游民設方畧俾百姓勤力閭里富饒此真以

實心牧民者乃以禁責擾民校卒傾陷戍邊且牽連
妄坐不問是非逞闖黨而肆福威擾生民而賊善政

天下事尚
可問哉

八月免湖廣旱災秋糧免蘇松嘉湖十四府州水災秋糧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

衷穀與馬愉曹鼐皆楊士奇所薦及是四人並在內閣而鼐尤通達政體閣務多取決焉

十一年春正月予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

振姪林世襲指揮僉事錢僧保姪亮高讓姪王曹吉祥弟整蔡忠姪革俱世襲副千戶

發明

明季之寵任宦官濫竊名器無所不至而書予世襲者始于王振後極于魏忠賢夫賞延于世

為國家酬庸褒德莫大之典尋常勲舊且不得輕與璫豎何物而竟邀此殊錫乎既施於振之從子而因及其同類私人幾似錦衣一職為若輩所得世據之官卒至厚毒族誅小人之自為身家計者適以稔其

禍哉

二月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

異氣見於華蓋殿金頂及奉天殿鳴吻之上帝遣官祭告天地詔卹刑獄

三月下戶部尚書王佐刑部尚書金濂右都御史陳鎰等

于獄尋釋之

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法司與戶部相諉

言官劾佐及濂鎰等俱下錦衣衛獄數日釋之

質實

金濂字宗瀚山陽人張安壽州人安鄉伯興之子

遣御史柳華討礦盜

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眾葉宗留為賊首自稱大王帝遣戶部郎中楊謔招撫浙江參議吳昇言福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為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命柳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令村聚皆置隘門望樓編民為甲擇其豪為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巡夫盜稍戢

質實 柳華吳縣人吳昇懷寧人

夏六月京師地震

丙辰夜震有聲

秋七月增市稅

先是以于謙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罷之領其稅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佐請增稅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權漸繁質實課司局明史食貨志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凡四百餘所其後以次裁併正統初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于有司罷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灤縣鈔關于河西務船料當輸六十貫者減為二十貫商民稱便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溥質直廉靜無城府性恭謹每入朝循墻而走諸大臣論事爭可否或至違言溥平心處之諸大臣皆歎服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比榮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官其孫壽尚寶司丞三楊俱卒後中外大權一歸王振矣

振之擅作威福自三楊同在內閣時已然所云榮沒而加驕縱溥孤立而益恣橫乃當時附會獎許之詞不得據為覈實之論也

八月謫大理寺丞羅綺戍邊

先是綺參贊寧夏軍務嘗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皆王振黨至是信斌訐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黃真覆覈真謂綺嘗詈宦官為老奴以激怒振召還京法司擬贖振令改錦衣衛再鞫指揮馬順鍛鍊成獄謫戍遼東

質實

羅綺磁州人

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

光祿寺卿奈亨諂事王振擢戶部侍郎亨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構之詞連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論亨斬直義新俱徒帝宥直義奔新亨俸視職如故時行人尚褫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眚遽陷囹圄事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昨日受辱之囚繫面僚友而統屬官寧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上裁決不實即奏還其職帝頗然之而惑于王振不能改也褫尋授南京御史○時工部郎中王佑亦以諂振擢本部侍郎佑無鬚一日振問之對曰翁無鬚兒安敢有聞者莫不鄙之

質實

奈亨香河人曹義字子宜句容人尚褫字景福羅山

人王佑字廷佐
浙江山陰人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是日壬寅
翼日乃止

十二年春三月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

洪武初設學校生員未幾即命增廣不拘額數宣德中定增廣之額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及是鳳陽府知府楊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員母限額禮部議如瓚請於是諸生日眾初設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仍依洪武宣德時定額以歲科兩試高等者補充之而提學官考校取額外俊秀准令入學者謂之附學生自是始

質實 楊瓚 縣人

免杭嘉湖被災秋糧

凡免糧五十一萬五千餘石

徙沙州衛之眾于山東

永樂初沙州酋長昆濟楞邁珠率眾來歸命置沙州衛授二人指揮使尋擢邁珠都指揮同知昆濟楞都指揮僉事久之邁珠卒昆濟楞掌衛事進秩都督僉事及帝卽位昆濟楞屢爲哈密所侵且懼衛喇特見逼率其屬二百餘人走塞下陳饑窘狀詔邊臣發粟濟之合議所處置邊臣請移之苦峪從之自是不復還沙州但遙領其部而已元年又進秩都督同知四年其部眾百三十餘家亡入哈密赤斤亦納其叛人而罕東久駐牧沙州不去昆濟楞屢訴于朝朝廷數赦責諸部多不奉命九年昆濟楞率長子訥格率其弟恭羅凌戩來朝授訥格都督僉事其弟都指揮使賜勅戒諭旣還兄弟乖爭部眾攜貳甘肅總兵官任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內地會訥格亦來言請入居肅州禮遂遣使偕訥格先赴沙州撫諭其眾而親率兵隨其後比至訥格意中變陰持兩端其部下多欲奔衛喇特禮進兵追之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帝命徙之山東居其頭目于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爲三屯居清平博平二縣于是沙州遂爲罕東所據初太祖成祖以次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于嘉峪關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質實

明洪武三十年置後廢地在今天安西州燉煌縣東

南東昌衛明宣德五年建在東昌府城南平山衛明洪武五年建在東昌府治東今東昌設東昌衛及濮州所清平縣隋置元屬德州博平縣漢置宋徙寬河鎮明並屬東昌府今皆因之嘉峪關在肅州西嘉峪山西麓明洪武初置有城關外即沙漠地○昆濟楞舊作困即來邁珠舊作買住訥格舊作喃哥恭羅凌戩舊作克俄羅領占今俱改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諂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命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發乃還無不淚下

夏四月免蘇松常鎮被災秋糧

凡免糧九十八萬四千餘石

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

太監喜寧侵輔田宅輔不從寧弟勝帥闖奴毆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之帝宥寧勝而戍闖奴于邊已而寧噉

青縣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頃帝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實未嘗占也時王振視勲戚如奴隸諸勲戚亦望塵頓首呼曰翁父惟輔獨與抗禮振亦致敬于輔至是輔既衰老又數為喜寧所侮亦少屈以避禍矣

質

青縣宋青州明改青縣今縣屬天津府喜寧本降番後土木之難又降于額森

秋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禮部侍郎兼學士馬愉卒

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論事務寬厚嘗奏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簡使者分道決遣帝納焉邊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眾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為治之本波及于善非法乘人之來執之不武帝然之及是卒贈尚書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

冬十一月皇長子生

貴妃周氏生是為憲宗皇帝

質實

貴妃周氏昌平人

以大理寺少卿于謙為兵部右侍郎

先是謙巡撫山西河南以父憂歸至是起復適革山西河南巡撫官乃有是命

以宋彰為福建左布政使

彰為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饋王振又囑安具疏薦之為吏科所劾帝特允安請遂遷布政使彰抵任後計所費命縣官驗戶斂錢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

以楊洪為總兵官鎮宣府

洪威望素著衛喇特使至托克托布哈及額森皆致書于洪并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

十三年春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

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謝罪朝廷亦屢敕招諭許以不死然心疑畏終不敢出詔總兵官沐斌討之未幾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必欲生致思機發犁其巢穴意乃慊於是復命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官聚為平蠻將軍侍郎焦質實沐斌字文輝晟之子宏督餉統兵十五萬討之

質實

沐斌字文輝晟之子

京師而以晟弟昂代鎮昂卒斌始之鎮云焦宏字克明葉縣人

關子鈔會一時權宜濟急
尚不免沅弊多端豈可行
之久遠明初仍元鈔法猶
可云諸務未遑至此則規
模已定自宜講求圖法以
冀疏通况明知鈔貴之扞
格難行益當更張弊政乃
轉嚴立科條申之厲禁實
昧于本末輕重之施矣

夏四月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旱蝗陝西江西水

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
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
邊後至天順
中乃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

一自新鄉漫曹僕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
東入海一自滎澤漫原武經祥符南又由陳留歷睢毫
入澗口至懷遠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溺
死男婦不可勝計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永和
至山東修沙灣未成以冬寒停役且言洶決自衛輝宜
勅河南守臣修塞帝切責之明年三月永和濬黑洋山
西灣引其水出大黃寺以資運河修築沙灣堤大半而
不敢盡塞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且設
分水閘二空于沙灣西岸以泄上流是時河勢方橫溢
自沙灣分流而東不專向徐呂於是二洪遂膠淺而臨
清以南運道
亦益艱阻

質實

新鄉古鄆國地隋縣明屬衛輝府今
因之張秋鎮在東阿縣西南六十里

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分界明弘治七年賜名安
 平鎮壽張東漢縣金大定中移治竹口鎮十九年復還
 舊治明洪武初廢尋復置移治王陵店屬兗州府今因
 之沙灣在壽張縣東南二十里永樂初分黃河支流由
 此至臨清入衛河渦口在鳳陽府懷遠縣北一里渦水
 自潁州府蒙城縣流入又東入淮謂之渦口唐李吉甫
 云濠有渦口之險即此大黃寺隄在開封府境大清河
 即古濟水自泰安府東平州東南戴村壩分洩汶河之
 水西北流經州城西至盧家村與七里河會古濟汶
 合流處也又北流經東阿縣西北流經平陰肥城二
 縣西北又東北流入濟南長清縣界俗
 亦呼為鹽河王永和字用節崑山人

發明

河自宋至和間始決大名熙寧間始決澶州河
 道南趨遂至梁山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

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此黃河入淮之始也明洪
 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經開封南至潁州壽州則全入
 于淮而黃河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至是
 決自滎澤終合并于淮夫隋唐以前河與淮分各自
 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始合淮明至正統間橫溢至二
 十餘里於是河盡入淮遂成古今河徙之一大局矣

京師蝗

是日乙酉朔
飛蝗蔽天

罷保舉

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徇私者有之教諭傅璿給事中余沐御史涂謙屢以為言遂罷之

質實

傅璿上虞人余沐奉化人涂謙豐城人

發明

保舉之行也似亦用人之一法然行之既久則奔競開而私謁盛滋弊實繁詔罷之良是也乃

說者謂既罷之後進退人材大權一歸王振殊不知振之竊弄威柄擅操予奪即保舉仍著為令安振與不罷一也本實先撥尋其枝葉何補耶

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遣御史丁瑄討之

茂七江西人與弟茂八殺人避仇走閩之寧化縣依縣豪民陳政景假信義集無賴為眾所推先是福建多礦盜御史柳華往按令編民甲茂七茂八皆為甲長益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粟田主例饋少物茂七倡其黨令佃者毋饋于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訟于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攝茂七拒捕者殺官兵數人上官聞遣軍

鄧茂七以無賴佃人揭竿倡亂竟敢攻劫兩縣進圍郡城罪在必誅實有可斬而無可撫張海以御史按部一聞警報即應亟謀翦

捕以殄寇氛何賊至城下
尚不思掩擊追擒轉為從
容慰諭已屬庸怯無能及
其說辭求撫復代為緩頰
乞恩致賊益肆猖狂負固
彌年重煩兵力是賊勢之
熾海賁有以釀成之事實
以後汪澄柴文顯等皆以
縱寇被誅獨未聞有議及
海之罪者失刑亦已甚矣

御批通鑑輯覽三編卷

三百勦之被殺幾盡巡檢知縣皆遇害茂七遂刑白馬
歃血誓眾舉兵反大肆剽掠攻沙縣尤溪進圍延平時
政景亦率黨攻汀州推官王得仁擊之先敗被擒送京
師斬之獨茂七勢不可制有尤溪爐主蔣福成者亦乘
亂集眾與茂七為聲援茂七益猖獗其進圍延平也刷
卷御史張海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
有司不我直耳乞貫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海以聞帝
遣御史丁瑄勦撫而命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以大
軍繼後當是時福建兵衛久弛及茂七倡亂村氓聞風
畏死又皆苦布政使宋彰虐政於是相率從茂七為盜
眾至數萬茂七據陳山寨自稱剡平王設官屬攻陷二
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東南震動
帝以聚等兵少復命寧陽侯陳懋為平夷將軍保定伯
梁珣平江伯陳豫副之尚書金濂參贊軍務率京營浙
江兵質實寧化縣本沙縣地唐置黃連縣後改寧化明
會討屬汀州府沙縣尤溪俱唐置明屬延平府今
皆因之陳山寨在沙縣西南二十里陳山之麓王得仁
名仁以字行新建人丁瑄史傳不詳里系張楷字式之
慈谿人梁珣汝陽人銘之子
陳豫字立卿合肥人瑄之孫

冬十月幸大興隆寺

寺王振重修役軍民萬餘人糜帑數十萬既成壯麗甲京師延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下趨走如行

質實 大興隆寺在西長安街本名慶壽寺金章宗時建元初建二塔一九級一七級正統十三年二月修大興隆寺改賜新額樹牌樓曰第一叢林十月完工嘉靖十四年四月大興隆寺災十五年五月改爲講武堂

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

二月御史丁瑄擊斬邵茂七于延平

瑄始至先令人賫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赴沙縣圖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瑄令通判倪冕等率眾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雍堃等邀其歸路斬賊二百餘級獲其渠陳阿巖送京師伏誅及是瑄用沙縣民羅汝先誘賊復攻延平瑄督兵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在陳山寨者聞茂七死復擁其兄子伯孫聚後洋攻劫州縣瑄擒斬其渠林子得鄭永祖等會陳懋軍至諸將欲盡殲賊眾懋不可下令招之其黨多降尋進攻賊寨破之伯孫走餘眾潰散懋遣兵勦捕獲伯孫送京師誅之先是張楷等

監大軍討賊至建寧頓不進日飲酒賦詩為樂及聞瑄
破賊則疾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劉福心
不平訴陳懋奏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
問然功亦竟不錄當是時浙閩盜所在剽掠為民患皆
以誅王振為名諸將帥率玩寇而文吏勵民兵拒賊往
往多斬獲閩則建寧知府張瑛汀州推官王得仁之屬
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擒賊蘇才于蘭谿處州知府張
佑擊敗劇賊擒斬千餘人於是帝降勅數詰讓諸將諸
將無以自解指揮僉事鄧安等因歸咎于前御史柳華
擅編夫甲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眾因坐華奉詔捕盜
措置失當致賊益熾遂逮華華時已出為山東副使聞
命仰藥死並籍其家男戍邊婦女沒入浣衣局而宋彰
輩以貪虐激變反得長繫尋遇赦謫驛丞天順初猶質
復官天下咸惡振之橫擅威福而咎朝廷之失刑云質
實後洋在延平府沙縣陳山之後通汀州府寧化縣蘭
谿唐縣今屬金華府張瑛字彥華浙江建德人擢參
政後以逐賊被執死之石
瑁應州人張佑含山人

王驥擊思機發再破之思機發遁遂班師

驥自騰衝會師直抵金沙江賊柵西岸官軍造浮梁濟
師拔其柵大破之賊又柵鬼哭山巔驥連破其十餘柵

陸溺死者萬計而思機發竟脫去時官軍已踰孟養至
孟那海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蠻皆震讻
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耶驥
慮大軍遠涉餽不繼謀引還時思機發雖遁匿而思
任發少子思陸復擁眾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與
思陸約立石金沙江為界表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
思陸亦懼而聽命遂班師四川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
劾驥大畧謂驥多役民夫舁彩繒散諸土司以邀厚利
擅用腐刑詭言進御實充私役師行無紀十五萬人一
日起行互相蹂踐每軍負米六斗跋涉山谷自縊者多
抵金沙江徬徨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路
宣翟亨等又多捕魚戶為俘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為
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而命**質實**金沙江在
英從驥軍自効英知往且獲罪匿不去**質實**孟密司南
與磨勒江俱環司治西流入緬甸此江達南海與麗江
府之金沙江名同而流異鬼哭山本名鬼窟山在孟養
司東極險峻蠻人據為硬寨俗訛為鬼哭山思陸蠻稱
其長曰發時思機發尚在故思陸不稱發思機發脫去
後至景泰五年為緬人所執
送京師誅之詹英貴州人

發明

王驥屢討麓川以師老而還議者咎之會詹英
抗疏劾驥所陳罪狀多切中處而以王振左右

其間遂得不問夫事關軍務下之法司而可以中寢紀綱之謂何且尤可異者英劾驥罪而即合英從驥軍自効是欲塞人言驥之口而與之英以聽其挫折之險巖肆毒幾至莫敢誰何而詹英者若隱然知中旨不出于朝廷亦竟匿而不去卒亦未聞以此罪英上下朦朧各行其私意可勝咎哉

夏四月礦盜葉宗雷為其黨陳鑑胡所殺巡撫浙江大理

寺少卿張驥招鑑胡降之

鄧茂七之亂宗雷鑑胡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諸境參議耿定僉事王晟敗歿于麗水都指揮吳綱禦之建陽都督陳榮與戰玉山皆死監軍僉都御史張楷檄永豐知縣鄧顒擊之顒伏兵截殺賊眾大至顒力戰不敵遂被執不屈罵賊死賊勢日熾遠近皆震及茂七誅宗雷鑑胡擁眾如故至是以酒色相角鑑胡遂殺宗雷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偽署帥將進圍處州然是時官軍漸集鑑胡亦頗懼驥遣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其寨招之鑑胡遂偕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撫入山為亂如故○鑑胡至京法司以首惡不赦請論如法命宥死繫獄後遇赦釋充雷守衛軍額森入犯鑑胡乘間亡被獲伏誅

質實

麗水

英宗寵任宦官致令參與
慮囚大典其失已甚至九
卿乃朝廷重職其于閣寺
序次尊卑本自秩然國體
所關豈容凌替乃以刑餘
醜等竟令其張蓋倨中抑
尚書以下使列坐亦竟無
一人敢與抗爭駭觀聽而
褻班聯更不可問迨末世
而內官監視各部者無不
僭坐部臣之上作威作福
習為固然皆英宗作俑之
過有以致之

松陽地置括蒼縣唐改麗水縣明為處州府治建陽晉
析建安縣地置宋改嘉禾元復為建陽明屬建寧府玉
山唐析常山須紅弋陽三縣地置以懷玉山而名明屬
廣信府今皆因之永豐唐析上饒縣地置尋省宋復置
明屬廣信府今改廣豐縣仍屬廣信府張驥字仲德安
化人耿定和州人王晟鄆城人鄧顛樂昌人死事後贈
光祿寺少卿諡忠毅丁寧以招降鑑
胡陞處州同知王世昌等授巡檢

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

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
右列坐九卿抑于內官之下遂為永制

以翰林侍讀學士張益入內閣預機務

益博學強記三楊雅重
之及是入直文淵閣

質實

張益字士謙江寧人

福建巡按御史汪澄坐失機棄市并以前御史柴文顯匿賊不奏磔之

澄初按福建以茂七亂檄浙江江西會討尋以賊方議
降止兵勿進既知賊無降意復趣進兵而賊已不可制

浙江巡按御史黃英恐得罪具白澄止兵狀兵部因劾澄失機福建三司亦言賊初起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大患遂俱下獄澄

質實

汪澄仁和人柴文顯浙江建德人

六月旱

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瑄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其妻子南還

質實

徐瑄字元玉後改名有貞

南京謹身等殿災

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明日殿基生荆棘高二尺詔修省大赦

前少保大學士黃淮卒

淮性明果達于治體宣德二年以疾乞休父性卒賜葬祭淮詣闕謝值燈時賜遊西苑詔乘肩輿登萬歲山命主會試比歸餞之太液池帝為歌送之英宗立再入朝至是卒年八十二諡文簡

一人... 尚書... 願... 英宗...

秋七月衛拉特分道入寇

自正統初以來衛拉特遣使入貢王振以藻飾太平為名賞賚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已而額森以二千人員馬號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志怒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初額森欲舉兵內犯托克托布哈止之額森弗聽曰汗不為吾當自為其部眾有來歸者言之帝亦不報及是額森遂借覈減貢使為兵端托克托布哈以烏梁海寇遼東阿喇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眾從大同入至貓兒莊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同知石亨與額森戰于陽和口為監軍太監郭敬所撓瑛冕戰歿亨單騎奔還敬伏草中得免諸邊守將俱逃匿時廣寧右衛指揮僉事趙忠守鎮靜堡敵圍堡甚急忠乘城力戰歸語其妻左氏曰若城破吾不苟活汝母子當自為計敵攻益急訛言城陷妻與二女皆縊死攻圍凡兩晝夜以堡堅解去守臣上忠全城功擢都督同知贈左氏淑人旌其門曰

質實

貓兒莊在大同府陽高縣北一百里有堡

貞烈 五里亦名前口其東北二十里有將軍口又東二十里名後口按宋瑛朱冕與額森戰處則後口也廣寧右衛

在今錦州府廣寧縣城內西北隅明洪武二十七年置
初治大凌河永樂元年徙治于此今廢鎮靜堡在今廣
寧縣北宋瑛定遠人晟之子尚咸寧公主死贈鄆國公
諡忠順朱冕沂州人榮之子與瑛俱練兵大同死諡忠
愨石亨渭南人○阿喇舊作阿刺今改

發明

按元自順帝北去國號尚存元主祖應昌後阿
裕實哩達喇稱宣光特古斯特穆爾稱天元皆

子孫承緒繼世稱汗凡南北交兵猶以興復為詞自
藍玉深入破其軍特古斯特穆爾偕子天保努欲遁
往和林為其臣伊遜岱爾所襲殺部落遂潰五傳至
坤特穆爾篡弒相尋不復知有國號矣建文永樂之
交郭勒齊篡立稱汗非元種布尼雅實哩繼之亦元
遠族且改號稱韃靼其後西部衛拉特有三曰瑪哈
穆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而瑪哈穆特尤強君臣間
自相攻殺元後如托克托布哈穆爾格爾蒙古勒克
喀青吉斯等皆隨弒隨立置如奕棋跋扈者欲自汗
不可不得已而奉之而其主亦皆亡元遠支與順帝
嫡裔有別今于額森大舉則特書入寇以見國號既
改部落并吞正如匈奴在漢頡利在唐凡與中國交
兵例宜書寇謹以春秋
大一統之義為斷也

英宗親征之舉雖襲永樂宣德兩朝故事其情勢實相去懸殊蓋成祖英勇久鎮北庭故親履行陣武功即以大振至宣宗時疆場無警巡邊三出不過閱兵而還無關利害若額森之分道大舉本非可以輕敵而張輔等宿將尚在未嘗不可假之斧鉞以靖邊陲英宗軍旅未嫻豈宜冒昧親征致貽大辱總由王振欲攘邊功以圖封賞而自揣擅權已久又不肯獨出監軍遠離中禁貽他人摘發之機故必欲挾駕親行止圖自遂其私而不顧置其君于危險英宗不知覺悟墮其術中幾至禍延宗社宦豎遺害之烈殆比漢唐而更甚矣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鄺瑩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力諫曰陛下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況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為不可亦不納遂下詔令郕王居守車駕即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諸公侯伯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皆滕行聽命尚書王佐鄺瑩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陽和見伏屍滿野眾益危懼

八月師還潰于土木額森以帝北去

是月戊申朔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荆關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改道宣府鄺瑩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

必死。楚曰：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此左
 右掖出之，及發宣府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及
 其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畧盡。成國公朱
 勇承順伯薛綬帥師四萬往援，次鶴兒嶺，遇伏，全軍俱
 覆。辛酉，次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眾欲入保城。
 中振輜重未至，畱待之，即駐營土木，地無水草，敵已合
 圍。掘井深二丈餘，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敵所
 據。人馬饑渴，束手不得動。敵分道自土木傍麻峪口入
 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
 森遣使議和，帝詔曹鼐、草勅許之。敵佯退，振遽令移營。
 回旋間，行列已亂。敵以勁騎四面蹂躪，入大呼解甲投
 刃者，不殺，眾裸袒，躡藉死屍蔽塞川野。諸宦豎宿衛士
 矢被體如蝟，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
 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
 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
 伯李珍、遂安伯陳墳、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
 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鄭埜、吏部左侍郎直內閣學士曹
 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右副都御史
 鄧棨、侍讀學士張益、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
 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寺少卿劉容、尚寶司少卿凌壽
 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昂、監
 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

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遂端
 主事俞鑑張瑋鄭瑄大理左寺副馬預行人司正尹昌
 行人羅汝塘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
 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來待額森擁
 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
 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
 幣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
 知府霍瑄等出謁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
 內臣郭敬家資進帝以賜額森等是時敵營城西
 登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額森遂擁帝北行
 按明實錄八月戊申朔駕至大同自戊申至辛酉凡十
 有四日其明日帝北去蓋十有五日日壬戌也鶴兒嶺在
 今宣化府宣化縣東二十里麻峪口在今宣化府保安
 州之南當龍門南口有堡明洪武二十五年築吳克忠
 贈邠國公諡壯勇克勤贈遵化伯諡僖敏朱勇追封平
 陰王諡武愍薛綬本蒙古人其祖薛台洪武中降賜姓
 遂家于昌平追封永順侯諡武毅張輔追封定興王諡
 忠烈陳瀛泰州人珪之曾孫死贈寧國公諡恭愍陳懷
 邢臺人尚仁宗女嘉興公主追封鉅鹿侯諡榮愍陳懷
 追封平鄉侯諡忠毅李珍和州人贈襄城侯諡悼僖陳
 墳巴縣人追封遂安侯諡榮懷沈榮滁州人贈修武侯
 諡僖愍梁成贈任邱伯諡壯勇王貴追封阜城伯諡武

信王佐贈少保諡忠簡鄭塾贈少保諡忠肅曹鼎贈少
 傅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襄後加贈太傅改諡文
 忠丁鉉字用濟豐城人贈尚書諡襄愍王永和贈尚書
 諡襄敏鄧棨字孟擴南城人贈右都御史諡襄敏張益
 贈翰林學士諡文僖龔至安蘭溪人贈通政使黃養正
 名蒙以字行瑞安人贈本寺卿戴慶祖溧陽人贈本寺
 卿王一居上元人贈本寺卿包良佐字克忠慈谿人姚
 銑侯官人鮑輝字淑大浙江平陽人張洪安福人黃裳
 字元吉曲江人魏貞懷遠人申祐字天錫貴州婺川人
 尹竝字太和巴人童存德字居敬蘭谿人孫慶安州人
 林祥鳳字鳴臯莆田人齊汪字源澄天台人程思溫婺
 源人程式常熟人遂端仁和人俞鑑字元吉桐廬人張
 瑋字廷玉慈谿人鄭瑄濟寧人尹昌吉水人羅如壖字
 本崇廬陵人劉容梁成王貴凌壽俞拱潘澄錢昂夏誠
 馮學明王健馬預劉信李恭石玉等里居悉無考袁彬
 字文質江西新昌人劉安宿遷人榮之子郭登字元登
 濠人英之孫沈固丹陽人孫祥大同人霍瑄鳳
 翔人賽堪舊作賽刊達通舊作大同今俱改

皇太后命郝王監國

帝入敵營之明日命袁彬作書遣千戶梁貴齎以示懷
 來守臣言被畱狀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師以是夜三

徐瑄果精于占候嘗象緯
 告警即應剴切密陳以抒
 忠愛乃惟急急遣孥歸里
 並知保其身家而不復關

心國是已乖臣分及敗報
 既聞人情洵理輒敢妄
 言天命已去倡議南遷使
 從理言則燕京必如宋汴
 郡之難支而英宗幾成靖
 康帝之不返誤國之罪更
 不容誅若非于謙急召外
 兵誓以死守則根本一搖
 恢復且不可必又安望他
 日之復辟乎是宗澤李綱
 所未能行之于宋時者謙
 獨能行之于明室英宗之
 得歸故國謙實不為無功
 乃奪門以後理荷殊榮謙
 遭慘禍刑賞倒置豈天下
 為公之道哉

鼓從西長安門入太后遣使賫金寶文綺載以八騎皇
 后括宮中物佐之詣額森營請還車駕羣臣聞之聚哭
 于朝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情洵洵侍
 講徐理大言曰驗之星象稽之天數天命已去惟南遷
 可以紓難尚書胡濙不可曰文皇定陵寢于此示子孫
 不拔之計也侍郎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
 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乎請速召
 勤王兵誓以死守學士陳循是謙言力贊之太監興安
 亦厲聲曰若去陵寢將誰與守金英因叱理出之太后
 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陵寢宮闕在茲倉廩府庫百官
 萬姓在茲辭甚切太后悟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二
 日太后遣額森使不得報命邸王總百官大小事俱啓
 行王始

運通州糧入京

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
 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
 遂付灰燼于謙以為然王乃令京官及軍有能運通
 州糧至京者官以腳值給之都御史陳鑑總其事

徵兩京河南山東江北軍入衛

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
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才

命諭文武羣臣曰國家為政莫急于聽言用人人臣為
國莫先于輔忠薦士爾等國之股肱耳目凡有治國安
民除邪輔正禦災捍患備
賊方畧並許直言無隱

皇太后立皇子見深為皇太子

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薊王
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上言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節
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
合工部繕器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
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輓者宜用為巡撫武臣如石亨楊
洪柳溥者宜用為將帥至軍旅之事臣
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王深納焉

籍王振家夷其族

廊王攝朝御午門左門右都御史陳鎰等慟哭請族誅
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給事中王竑摔順髮啗其肉
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爾耶與眾共擊之立斃朝班
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
諭百官曰順等罪當死勿論眾乃定謙袍袖為之盡裂
尋執王山至合縛赴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
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
珍玩無算已而郭敬自大同逃歸亦籍其家下獄錮之
方于謙之止王諭眾也既定退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
直最篤老執謙手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
能為于是朝廷益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
質實
餘錄紫禁城門凡八
曰承天門曰端門曰午門東曰左掖門西曰右掖門再
東曰東華門再西曰西華門向北曰元武門王竑字公
度其先江夏人祖
戍河州遂著籍

封楊洪為昌平伯仍鎮宣府

額森以帝命誘洪開門者三洪皆不聽又令帝為書遺
洪洪封上之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偽也自今有書悉拒
毋受於是洪
一意堅守

以羅通為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

初通自交趾還改戶部員外郎出理宣府軍餉繼遷兵部郎中從尚書王驥整飭甘肅邊務以事謫廣西容山關官已調廣東莞莞河泊所官及是于謙薦之遂復以員外郎守備居庸通上言聞敵送駕回京恐因之入寇大小關口宜各增兵口凡三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千可通人不可通馬者二十九宜各增人百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關外從之通尋進郎中又擢副都御史

質實 容山在梧州西北二十五里東莞番禺地晉置寶安縣唐改東莞明屬廣州府今因之

月書明

是月辛未月晝見與日並明壬申癸酉夜天鳴有聲如瀉水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

用給事中程信薦 **質實** 程信字彥乃名為大理寺丞 **質實** 實休寧人

以翰林院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預機務

以陳循高穀薦也彭時質實商輅字宏載涪安人舉鄉
試殿試皆第一終制不許試第一正統十年進士會
者輅一人而已彭時字純道安福人

九月廣寧伯劉安以罪下獄

安以額森欲與帝結嫺啓王王切責之尋自大同馳至
京師言帝已進己為侯廷臣劾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
宜正典刑王令禁錮之時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胡仲
綸坐事入都奏言今日之事不可屈者有七萬乘之主
婿于寇敵此不可屈者一也敵假議和使我無備二也
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
送駕為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
求山後之地七也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今宜亟
命大同宣府守將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敵不敢輕進
果其送駕還京密勅楊洪邀其歸路石亨據其險阨侯
駕至關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得還矣
若不戰而非計之得也事下禮部議行之

皇太后命郕王即位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國有
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臣以

英宗倉卒陷敵正臣子枕
戈誓志之時郕王以介弟
之親誼均休戚尤宜與廷
臣協力同心籌良策以還

車駕方為無奈大義况既奉命監國庶務原足資代理何必亟稱尊號始能繫屬人心乎乃奉臣以太子冲幼國賴長君請于太后不過揣測邸王覬覦大位之隱以巧為迎合耳至岳謙所述繼統之旨得自口傳視靈武勅寶靖康手勅更無實據安知非希意編稱乃竟持為受命之券冀位改元不復以故君為念其情偽白不可掩顧猶驚讓再三避歸邸邸所謂欲蓋彌彰其將誰欺耶

後漢書卷之三

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避歸邸邸羣臣復固請于謙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會都指揮岳謙使衛喇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即位以明年為景泰元年

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尊帝為太上皇帝頌
詔大赦書諭諸王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請罷內官監軍不從

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江南寇發俱以誅振為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况今額森詭詐百端往來覘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勸義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嘉納不能從也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鎮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擾民請下廷議凡內地已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入責綸陳狀綸服罪乃已時臨洮府同知田賜聽選知縣單宇陝西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軍鎮守中官詔以為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其後南京軍匠餘丁華敏上書言宦官十害畧曰內官家積金銀珠寶動以萬計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即下賧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

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
無賴縱橫豪悍任意為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
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已之私破萬家之產業害四也
廣置田莊不入糧稅寄戶府縣不受征徭阡陌聯互而
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售他人倍支
鉅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
商旅恃強除買經歲不還行賈坐傲莫敢誰何害七也
賣放軍匠俾辦月錢致內府乏人工役煩重捶楚不堪
害八也買置物料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工
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害十也事下禮部寢不行

實 裴綸監

發明

議罷置監軍于土木既潰之後已為亡羊補牢
景帝日擊闈寺之敗裂至此又富王振籍家夷
族之後乘機因勢改弦而更張之易如反掌乃始則
嘉納而不能從繼則以祖制而不敢易至十害之陳
言皆痛切亦止下部議而卒不行豈真積重難
返歟前車不鑒是後車又當覆也可慨也夫

減浙江福建銀場課

帝以浙閩銀場歲課重為民困乃詔減其額尋命封閉之

以郭登為總兵官鎮大同

先是登以都督僉事充參將佐劉安鎮守大同時大同軍士多戰死壁壘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奮勵修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帝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及是代劉安為總兵官登初莅鎮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為天下最

以楊信民為僉都御史討廣東賊黃蕭養

蕭養以行劫被獲繫都司獄獄中重囚皆山海巨盜蕭養密與結乘間殺出咸喜諾行賄獄吏飲酒攜物出入自如禁益疎縱一日潛使人納斧飯中以入伏其黨于外至夜與囚百七十人皆破械出劫軍器局收兵仗嘯聚海濱旬日間眾至萬餘人進圍廣州總兵官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圍三月不解將士戰輒敗禁民出入樵采以絕鄉民避賊來者拒不納多為賊所害民益愁苦於是從賊者益眾時信民方以于謙薦守備白羊口廣東人官京師者上章乞信民乃以信民為僉都御史巡撫其地信民先為廣東參議有惠政士民聞其

郭登在大同不納英宗而不能禁額森之陷白羊抵柴荆長驅深入則所謂守邊仍屬虛談而拒君實無可逃罪論者每引社稷為重之言以曲為之說所見

來皆喜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刻木鏤給民得出入賊見木鏤曰此楊公所給也也不敢傷避賊者悉收保民若更生信民益厲甲兵多方招撫降者日至乃使使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無憾尅日請見信民單車詣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謹曰果楊公也爭羅拜泣下蕭養且降而朝廷以都督同知董興為左副總兵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徵江西兩廣兵會勦明年二月興至廣州賊忽中變逾月信民暴卒軍士聚哭城中皆編素賊聞之亦泣曰楊公死吾屬無歸路矣益復大掠聚舟千餘艘勢甚熾諸將以徵兵未集請濟師有天文生馬軾者從興在軍中謂興曰廣民延頸久矣所徵狼兵驍悍往擊猶拉朽耳興從之進兵奮擊殺溺死者甚眾餘多就撫蕭養中流質質楊信民名誠以字行矢死函首以獻賊黨皆伏誅野人黃蕭養南海人

冬十月額森奉上皇至大同遂入紫荆關

先是都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詣上皇所告帝即位及立皇太子鐸還帝復命鐸奉書上皇並致書額森言即位之故額森以帝立會眾議欲大舉入寇帝必南遷大都可有也叛闖喜寧初從上皇北狩遂附額森為

甚謬蓋孟子民貴君輕之語特因戰國殘民以逞故為此論以針砭時君非為臣子而發也後之迂儒遂以晉瑕呂飴甥鄭公孫申之事強為牽合妄以社稷與君分別輕重殊乖正理試思君為社稷主有君乃有社稷若蔑視其君則社稷又為誰守乎沈君臣父子義等在三皆一尊而不可易君陷于敵而即可別奉一君則何異父劫于盜而竟謂他人父有是理乎至于英宗返國亦天幸適然設竟蹈徽欽覆轍又將何以自解若謂從權濟難不得已而置之危以圖安則何以分羹之對人知其非而于此獨迷而不悟乎讀史者多未能見及故申大義以正之

間謀盡以中國虛實告之教額森奉上帝至邊脅諸將開關名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額森以為然乃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遂由陽和進陷白羊口守將遁守備通政使謝澤督兵扼山口大風揚沙不辨人馬或請移他關避賊澤不可賊至兵潰澤厲聲叱賊遂被殺賊抵紫荆關喜寧與額森弟達通王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

質實

謝澤上虞人

詔諸王遣兵入衛

時監生練綱條入事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大要謂中興之業轉敗為成因請京軍堅守親王大舉入援納之

質實

練綱字從道長洲人尋授御史

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詔諸將皆受謙節制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先斬以徇然後奏聞

京師戒嚴

各處賊匪甲兵其以孫
敵張甚矣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乃即分遣諸將帥
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等
陳德勝門當額森悉閉諸城門絕士卒返顧下令臨陣
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
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九門明實錄總兵官武清伯石亨陳于德勝門都督陶
瑾陳于安定門廣寧伯劉安陳於東直門武進伯朱瑛
陳于朝陽門都督劉聚陳於西直門副總兵顧興祖陳
于阜成門都督指揮李端陳于正陽門都督劉得新陳
于崇文門都指揮楊節陳於宣武門皆受石亨節制京
城九門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南之右曰宣武北之
東曰安定北之西曰德勝東之北曰阜成范廣遼東人
朝陽西之北曰西直西之南曰阜成范廣遼東人

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

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
之事邊關為急獨石馬營不棄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
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
守不過保九門而已宜急固守宣府居庸為便時總兵
官等皆率兵入衛邊境人心惶懼帝從
盛言入援者旋遣其留者以別將代之

質實

馬營堡在赤城縣西

北六十里元為雲州之大猫兒峪明
宣德七年築堡葉盛字興中崑山人

額森犯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卻之

額森自紫荆關奉上皇過易州至良鄉父老進茶果羊
 酒進次盧溝橋園官進果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
 致帝一諭文武羣臣額森列陣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
 門外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敗敵彰義門北殺數百人
 奪還所掠千餘口明日額森擁上皇登土城喜寧喉額
 森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右通政中書
 舍人趙榮為太常少卿出城朝見喜寧又喉額森以二
 人官小邀于謙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萬計復
 榮不得見上皇而還廷臣欲議和遣人至軍中問謙謙
 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而額森遣騎窺德
 勝門謙亨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伏
 兵出范廣發火器擊之額森弟博囉平章茂諾海中礮
 死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鏗斬其前鋒數人逐之敵益
 兵圍鏗鏗力戰不解會石亨分兵至敵引退欲還土城
 居民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擊敵器聲動地王珣毛福
 壽亦來援敵遙見旗幟不敢復前額森初輕中國既至
 相持五日邀請既不應戰又輒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
 五萬會天大寒羅通汲水灌城冰堅不得近七日敵遁

景帝任于謙排羣議而力
 戰守不可謂無功于宗社
 獨是英宗還國僻處南宮
 事同禁錮而廢后易儲有
 貪心焉天道好還子亦隨
 死終於殺禮西山實所自
 取耳然英宗亦豈得辭寡
 恩布尺之譏哉至于于謙
 社稷為重之言蓋出于呂
 館甥喪君有君及公孫申
 為將改立晉必歸君之意
 後世迂儒無不以為是為
 夫君猶親也親為人執為
 子者不被髮纓冠而往救
 之以示不急其可乎則意
 欲之獄亦有由來或猶以
 為非英宗意是真不識事
 體者之言耳然則當時宜
 從和議乎曰不共之讐安
 得與和繕甲治兵以從其

後如岳飛之力戰迎二帝
天下其誰非之

走通追擊之三戰三捷斬獲無算額森氣大沮喪又聞
勤王師且至乃夜拔營由良鄉而西大掠所過州縣仍
擁上皇北去帝以謙亨功大進封亨武清侯加謙少保
謙固辭不允敵之退也焚毀長獻景三陵寢殿而餘寇
之未出關者分屯畿內四出剽掠諸降人亦乘間並起
帝以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帥孫鏗范廣討捕之遣官
復修三陵寢
質實 盧溝橋在宛平縣西南二十里盧溝河上
石橋明昌三年成名曰廣利明正統九年修本朝康
熙元年重修土城在德勝門西北亦名土城關即古薊
門遺址亦謂之薊邱毛福壽祥符人王復字初陽固安
人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後家閩縣孫鏗字振遠東
勝州人博囉舊作孛羅
茂諾海舊作卯那孩今改

詔止勤王兵

寇既退出紫荆關因詔
止各藩府各鎮勤王兵

衛拉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

時衛拉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
為汗兵較少阿喇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疎其合眾

南犯利多歸額森而害則均受至是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帝從胡濙王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

十一月修沿邊關隘

時顧興祖劉安劉聚等坐罪落職兵部以缺官巡關乃復起用以興祖為左軍都督同知安為右軍都督同知聚為中軍都督僉事修塞沿邊關隘

上皇至衛拉特

額森以上皇至老營惟袁彬哈銘從初上皇入敵營之夕額森有異志會雷震死其所乘馬而上皇寢帳復有異彩乃止及是上皇所居毳帳每夜有赤光奕奕繞其上若龍蟠額森見之大驚異尋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卻之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必進宴置酒為壽稽首行君臣禮上皇在迤北所居止毳帳敵幃旁列一車一馬以備轉徙而已袁彬周旋患難未嘗違忤夜則與上皇同寢天寒甚恆以脅温足父為通事至是亦侍上上宣諭額森嘗使銘額森輩有陳請亦銘為轉達

質實

哈銘蒙古人幼從其

以左都督朱謙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

王驥三討麓川皆無功而
返老師糜餉其罪已不可
道及軍還而適遇苗人梗
化攻掠諸城驥既專闖外
之征豈得視如隔膜則移
兵勦捕分所宜然乃百姓
遮道陳訴驥竟以不受命
討蠻為詞去之惟恐不速
是誠何心又御軍無律轉
使苗人截擊至死亡數萬

先是楊洪奉詔入援宣府人心危懼欲棄城走都御史
羅亨信仗劍軍門諭止之眾始定至是學士陳循以洪
善戰請帥所部留京羅通曉暢兵事請亦召還參洪軍
務帝從之于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
今洪既留京通復召還宜更選重臣鎮守宣府乃以朱
謙鎮守紀廣楊俊副之王竝及夏忠魯瑄守居庸關

質實

朱謙夏邑人
楊俊洪之子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

宣宗后孫氏英宗立尊為皇太后至是
太后命邸王即位尊為上聖皇太后

以王驥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初驥自麓川還會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圍平越清
平諸衛貴州東路閉驥至民遮道訴驥曰吾受命征麓
川不受命討苗也去之軍無紀律苗前後截擊死亡數
萬比至武昌詔還軍討苗會土木難作羣臣劾王振兼
及驥朝議以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至
是苗益熾命驥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討之
元為平月長官司明洪武十四年改平越衛萬歷二十
七年分播州地置府于衛城內清平明初置清平衛後

質實

平越

之多玩寇喪師益為國典所必及乃羣臣進劾朝廷皆置之不問且更倚以平苗賞罰之偵亦甚矣

分衛地置清平縣屬都勻府今並因之

尊生母賢妃吳氏為皇太后立妃汪氏為皇后

吳太后帝生母也宣德三年封賢妃至是尊為皇太后汪后正統十年冊為鄭王妃至是冊為皇后
皇太后吳氏丹徒人
皇后汪氏順天人

上皇后錢氏徙居仁壽宮

帝北狩后傾中宮賞佐迎駕夜哀泣籲天倦即質質仁
卧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至是徙居別宮
宮在奉先殿東北履順蹈和二門之內

彗星見

丙辰彗星見至乙亥凡二十日始滅

額森犯寧夏

喜寧勸額森西犯寧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
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餓且

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額森聞之怒欲殺彬上皇力解
 乃止額森遂自寇寧夏掠人畜期月始退仍留數千人
 於河套時人質實河套明史地理志大河自寧夏衛東
 寧夏為寇質實北流過榆林衛北至廢勝州東北乃
 折而南所謂河套也一
 統志今為鄂爾多斯地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

對音山微監職員三職卷十

蘇志令食得兩冬夜賦

江西書局校對

姜應門
吳增壽
歐陽鳳熙
恭校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一

起庚午明景帝景泰元年
盡丙子明景帝景泰七年
凡七年

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以上皇在衛喇特也

築城天壽山南

名曰永安以居陵衛官軍
三年移昌平縣治于內

質實

永安城即今順天府昌平州治州在府北少西

七十里舊治白浮圖
城在今州西八里

始令輸納者給冠帶

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罪廢者輸草于邊
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敬議止給冠帶初時輸納之例
或米或粟或豆或草或鞍馬或牛驢或銀始于宣府大
同其後兩畿及諸布政司遼東皆行之而米之輸尤多
已而監生郭佑言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行一時
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而行之如初是

以空乏啓戎心也

章下廷臣格不行

質實 翟敬大 興人

詔會試取士無拘額

初洪熙時既定禮闈取士之額分南北取士及宣德時復分爲南北中卷以百人爲率南取五十五人北取三十五人中取十人正統中增額至百五十人而分地如故至是從大理寺丞李奎之請乃有是詔明年禮部奉行而給事中李侃爭之言部臣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刑部侍郎羅綺亦助侃言事下禮部覆奏臣等奉詔書非私請也取士若不以文詞考官將何所據北方中土人才所生古大聖賢皆非南人即以前言如靖遠伯王驥都御史王翱王文皆永樂中不分南北所取進士豈可預謂北無其人奏入帝命遵詔書行不從侃議未幾給事中徐廷璋復請依正統間例禮部奏

質實 南北中選舉志南卷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李奎汲縣人李侃東安人徐廷璋羅山人

閏正月郭登敗衛拉特于栲栳山

寇入大同至沙窩登召諸將問計或言賊眾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逼即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奮勇擊之諸將繼進呼聲震山谷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斬賊首甚眾奪所掠男女一百十六人馬九十八匹牛騾驢六百二十一頭器械四百有奇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戰是役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益振捷聞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

質實

栲栳山在朔平府平魯縣西北沙窩在朔平府東北即沙栲河

二月帝耕藉田

懸賞格招陷敵軍民

副都御史羅通奏請聖旨榜文于沿邊諭眾凡被陷人口有能自還者軍免差役三年民免徭役終身官支全俸各賞銀一兩布二疋有能殺賊一級者軍民人等俱與冠帶賞銀五兩官陞一級一體給賞若能殺額森賞銀五萬兩金一萬兩封國公太師殺已延特穆爾喜寧者賞銀二萬兩金一千兩封侯詔即行之

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巡邊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軍一萬五千巡宣府時有敵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通好參將許貴以聞事下兵部于謙言前遣指揮季鐸岳謙往敵而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且我與敵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不從則速變勢亦不得和貴居邊疆重地恆怯如此何以敵愾

移檄切責之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質實

楊能字文敬洪從子

叛閩喜寧伏誅

先是寧數導誘額森擾邊上皇患之在于額森使寧及總旗高瑩等還京索禮物而命袁彬以密書付瑩俾報宣府設計擒寧寧抵獨石宣府守將設伏野狐嶺令瑩給寧至其地伏盡起瑩直前抱持之遂擒寧送京師羣臣雜治磔于市上皇聞寧誅喜曰自此邊境稍寧吾南歸有日矣時設伏擒寧者乃都指揮江福而參將楊俊飾奏于朝謂已定謀遣福等擒之帝嘉俊功加右都督賜金帶言官及兵部請如所懸賞格封俊侯爵賚福等以黃金千兩白金二萬兩帝不允復賜俊等金幣有差擢福都督僉事既而俊冒功事露兵部請下俊獄奪所

加官帝別賞福等而
有俊使立功贖罪
與謀惟載楊俊奏有總兵官朱謙委臣相機行事語傳
者或以同名致訛耳野狐嶺在今宣化府萬全縣東北
三十里

發明

額森屢挾上皇入寇皆出喜寧之策是寧一日
不誅上皇一日不歸也自江福擒寧額森失其
嚮道尋即有宣府之挫遂決意遣使議和上皇南歸
雖曰天幸豈非人事乎寧日侍左右而英宗能察其
賣已潛以計誅之不可謂非一隙之明也生于憂患
者固若是乎乃復辟而首崇王振之祀抑獨何也

三月衛拉特復分道入寇

陽和大同偏頭關野狐嶺萬全衛皆被寇時邊將
禦敵互有殺傷惟寧夏慶陽朔州被敵殺掠甚眾
陽和衛金白登縣元屬大同路明洪武初廢二十六年
置衛宣德元年徙高山衛來同治本朝順治七年改
陽高衛雍正三年改衛為縣屬大同府偏頭關五季北
漢砦元改為關明置偏關所今為縣屬寧武府按關為
古武州地西逼黃河與套僅隔
一水其地東仰西伏故名偏頭

錄土木死事諸臣後

以死事諸臣忠子質實按明英宗實錄附載景泰元年

難各官其子有差質實三月辛亥以戶部尚書王佐子

道陽兵部尚書鄭埜子儀俱為主事吏部侍郎曹鼐子

恩刑部侍郎丁鉉子琥副都御史鄧棨子瑞俱為評事

左通政司龔全安子廷暉太常少卿劉容子鑑俱為部

照磨欽天監正廖義仲子景明為司歷太醫院使欽謙

子智為本院吏目翰林侍讀學士張益子翊尚寶少卿

凌壽子暉俱為序班佐等俱從征陣亡故錄其子而正

統十四年八月壬戌備載土木死事諸臣

夏四月旱

自去冬至春災異迭見黑氣四塞烈風拔木至是雨久缺大旱

五月總督侍郎侯璉及副總兵田禮破貴州苗

時羣苗西至龍里東至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不下二十萬平越被圍已九月城中食盡掘草根煮弩革食之而王驥頓兵辰沅不進巡按御史黃鎬置疏竹筒中募土人乞援于朝乃更命保定伯梁瑤都督方璘會湖

廣總督侯璉帥師往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越圍璉遣兵攻敗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開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率兵攻破紫塘等數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等處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鎮遠道亦通已而璉復檄方瑛攻賞改諸寨擒偽王王阿同及清平賊阿趙等而驥亦俘獲剗平王苗富蟲皆送京師伏誅是秋梁瑤亦破湖廣苗會璉卒以王來代之明年春來與方瑛分兵連破三百餘寨苗眾縛其酋韋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以降

質實

播州漢

唐置郎州改播州宋置播州安撫司明初為宣慰司後改遵義府隸四川今隸貴州安南衛元為普安路地蠻名尾灑明洪武十七年置尾灑驛後改置安南衛隸貴州都司今為縣屬南籠府紫塘蠻寨名在平越府境七盤坡在平越府城東南五里盤迴七里坡下有溪羊腸河在平越府城東二十里西南流合馬腸江入麻哈江重安江在平越府黃平州南三十里源出苗境經湖南靖州界為黔楚要津鎮遠元初置鎮遠沿邊溪洞招討使後改府明初改州永樂中仍置鎮遠府今因之賞改苗寨名侯璉字廷玉澤州人黃鎬字叔高侯官人

朱謙敗衛拉特兵于宣府

衛拉特二千騎屯賈家營謙與參將紀廣等力戰卻之封謙撫寧伯是時寇氣甚驕屢擾宣府大同意二城且旦夕下而謙守宣府郭登守大同數以羸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益沮

衛拉特遣使請和

喜寧既誅額森失間謀所部兵亦多死傷而托克托布哈王阿拉知院又皆欲和于是額森決意息兵又恥自屈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參政旺扎勒托歡等至懷來議和邊將以聞帝用陳循言賚使令還而以勅諭阿拉未行額森忽擁上皇至大同遣使齎文書以講和為言而自率眾至城下郭登仍欲謀奪上皇敵覺遂擁上皇去登以使及書奏帝厚賚使令與旺扎勒托歡偕還王直率羣臣上言曰太上皇惑細人言輕身一出至于蒙塵陛下宵衣旰食徵天下兵與羣臣兆姓同心戮力期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恥迺者天誘其衷額森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于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為福之機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偽而撫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帝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後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駕為名來犯京師豈不為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已而阿拉使復至胡濙等復以為言於是帝御文華門召廷臣

王直與廷臣交章共請奉迎實為正言讜論而景泰竟爾不憚至有復作紛紜之詰則所謂非貪此位正其強顏自文而中情已不可掩于謙窺其隱微知不可以理奪故以微語釋其疑而堅其志而遣使之議

始定額森遂以禮送還上
皇謙此舉可謂善于匡救
而返正之後殘加誅戮英
宗可謂少恩矣

論以宜絕狀直又對曰必遣使無貽後悔帝不悅曰朕
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厭不知所對
于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奉迎萬一彼
果懷詐我有辭矣帝意釋羣臣既退太監與安出呼曰
公等欲報使孰為富弼文天祥者詞色交厲直面折之
曰廷臣為天子使既食祿敢辭難乎安始語塞乃以給
事中李實為禮部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為少卿及指
揮馬顯等令齎璽書與阿拉使皆往諭衛拉特和好額森違天
實**實**敕諭阿拉文畧曰我朝與爾衛拉特和好額森違天
生靈殘我邊徼朕嗣承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
復讎朕念額森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賞
乃額森詭詐反覆今阿拉又使至朕欲從爾但聞額森
尚聚眾塞上意在脅挾義不可從即阿拉必欲和好待
衛拉特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李實
字孟誠合州人○旺扎勒托歡舊作完者脫歡今改

發明

景帝當國家傾危之後能任賢用將一意戰守
使敵不敢猖獗可謂轉危為安有功社稷矣然

其不欲奉迎上皇雖羣臣屢請而遣使答書止言息
兵講和不肯一語及迎復意委君親于草莽實出貪
戀天位之私說者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愈不可得
卒委骸骨為萬世羞當日不急于迎復正使敵不能

以奇貨可居挾留為質然上皇之歸實出天幸設以
巨敵者棄君而君或竟不得歸其將何以對天下後

耶世

秋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等使衛拉特

李實等既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所遣使丕勒瑪尼哈
瑪爾等復至賜之宴丕勒瑪尼哈瑪爾言于館伴曰昨
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
不報使事必不濟胡濙等奏其語廷議請簡四人往帝
命俟實還議之及是使者將返王直等固請報使乃命
善及工部侍郎趙榮為正使以都指揮同知王息錦衣
衛千戶湯允勳副之齎金銀書幣以往濙等言上皇在
衛拉特人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不報未幾實還述
額森語云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廷議請更遣大臣帝
曰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敕諭額森足矣
質

八月上皇發衛拉特

楊善奉使時賚賜額森金幣外餘無他賜善乃捐已貲
揣彼中所需者多市以往既至館伴田氏亦中國人留

正統既為額森所執知不足為奇貨乃送之還朝額森之惠大矣又有何畏懼而築臺羅拜乎此蓋史臣飾美之辭不足為榮適以為辱耳

飲帳中善與語相得因以所齎遺之館伴喜明日善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背盟見攻河也額森曰奈何割我馬價予帛多翦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馬價非削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省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翦裂者通事為之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做豈太師意耶貢使多至三四千人有為盜或犯他法故自亡去中國留之何用賞賜惟據現在數浮于人則不與非減也額森屢稱善善見額森辭色和因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寧無損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帛日至不亦美乎額森曰上皇歸何以處之善曰天位已定難以再移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留善而遣使要復上皇位額森懼失信不可乃引善見上皇設宴奉餞額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少坐即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左右曰有禮巴延等亦各設宴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臺下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帥兵衛送而自下馬伏地慟哭良久去

詔議迎上皇禮

初廷臣聞上皇將還欲奏請奉迎都御史王文厲聲曰
 公等謂上皇來耶額森不索土地金帛而遽送還耶眾
 素畏文皆愕然不決而罷及是果得還乃詔禮部議迎
 上皇禮尚書胡濙具議以上傳旨以一輿二馬迎于居
 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
 得上皇書具言迎駕禮宜從減省朕豈得違之羣臣乃
 不敢言會于戶龔遂榮為書投高穀而匿其名言奉迎
 宜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
 事穀袖之入朝與王直胡濙等共觀之直曰此禮失而
 求諸野也濙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已奏之
 有詔索書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禮正可做
 行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常少卿許彬
 至宣府翰林侍讀商輅至居庸迎上皇時帝索遂榮書
 所從得甚急遂榮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坐遣久之得
 釋

質實

劉福建安人龔遂榮淮安人葉盛字
 與中崑山人許彬字道中寧陽人

上皇至京師入居南宮赦

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
 受意推遂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入行朝見
 禮赦天下○詔詞有曰禮惟有隆而無替義則以卑而
 奉尊雖未酬復怨之私姑稍遂厚倫之願先是李實使

典宗為君為冕景泰為臣
 為弟天澤久定而倫敘攸
 昭登容或紊況監國之命
 言猶在耳君既返國則監

者自宜退就藩封誠使詎
分克全何致慮有叔武之
戮乃深蓄猜疑南宮遠置
意果何居徒爾涕泣相持
親為推遜又豈真能掩人
耳目而詔辭尚謂隆禮厚
倫自返能無忸怩乎

上皇言于上皇曰南歸後當引咎自責上皇滋不悅及
至宣府僅命許彬草勅諭羣臣而已復辟後實竟斥為
民質實南宮在禁垣之巽隅亦有首門二門以及兩掖
殿旁有兩廡其他離宮以及圓殿
皆天順間所增飾者非初制也

以刑部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時苗衷罷以淵代之初淵與徐理同官侍講理倡議南
遷為太監金英叱出踉蹌至左掖門淵適至迎問之理
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于是淵入具陳固守**質實**字世
之策遂見知超擢刑部侍郎及是參與機務

用江津人

御經筵

御史許士達言經筵舊典每月不過初六十六二十六
三日如遇寒暑又援例停止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
正統間上下蒙蔽無敢言者釀成大患陛下知之矣願
陛下于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驗之于古會之
于心以應無方之**質實**許士達
變帝優詔褒答

陳敬宗富隨官恣橫之時能以禮自處矜然不繼其所守其正周忱以封疆大吏入朝闕廷何至與中肩相比附在己既以苟合取容且復為權當畫策以陷其友于不義又豈光明正大者之所為乎說者謂忱撫江南頗多善政慮陰險行掣肘故不得不相結納以冀寬厥施不知大臣果公正自矢本無庸以疑畏相參若託荷小以容身則律己之大端已失雖政績足稱又豈能蓋其終身之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致仕

初驥為吏部侍郎端慎勁直王振方凌虐公卿獨嚴重驥稱先生尋調南京進尚書至是以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而已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如一己事祇為私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敬宗在官方嚴率下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干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先是秩滿入都王振欲致之不可得會應天巡撫周忱亦在京振知其與敬宗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官何以對諸生忱退謂振曰陳公倔强未可以勢力致顧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以故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及是與驥同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驥在籍二十餘年衣布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教諭驥雖老益恭教子孫孝弟力田講明理學以勗後進所行動應禮法蕭山故多水患有宋時縣令楊時湖隄遺蹟增修螺山石巖諸塘堰捍江潮興湖利鄉人賴之

質實

蕭山唐置明屬紹興府今因之螺山在蕭山縣東南二十里石巖在蕭山縣西南十二里

冬十一月禮部尙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上皇生日禮部請令羣臣詣延安門行朝賀禮帝命免行

十二月濙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亦不許

自是歲為始詔皆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言之葉盛謂曰今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若益以言則涉眾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聰乃止御史盛景目盛曰己不為而又阻人為之耶盛曰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久質實林聰字季聰寧德長之道也人盛景吳江人

發明監國而即改元奉迎而不讓位景帝之攘為己有久假不歸之意形跡已自顯然即使儀文禮

節曲意尊崇且恐無以共白于天下乃生日既不稱賀元辰復不許朝徒以逼已生嫌竟至百寮禮絕何忍而為此耶葉盛輩恐疏爭開釁固為彌縫苟且之圖然亦有以深窺其隱矣

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都給事中金達疏諫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言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

未辛

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所息長無窮也
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帝然之令已授者如故未
就者悉如凱言

質實 曹凱字宗元益都人

度天下僧道

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
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
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

二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禮既成帝升御座祭酒蕭鏊講尚書天聰明章辭旨敷暢帝甚嘉之

質實 蕭鏊字孟勤秦和人

吏部郎中李賢上中興正本策

其目有十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
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深嘉納命翰林
寫置左右

質實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

以星變修

日

欽天監奏土星逆行太微垣此上天垂象伏望日新聖德仍飭文武羣臣各加修省帝曰上天仁愛垂象示警朕當省悔五府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其計議寬卹條例以聞

夏四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節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質實

八城獨石馬營雲州

鵬鶚赤城龍門李家莊長安嶺凡八城

發明

明代邊患一失于割廣寧以界三衛再失于棄開平而守獨石若更棄入城則藩籬盡失根本

為之動搖矣議者可謂無識幸于謙力排眾論特以孫安鎮守之兼授以方畧據龍門之關募屯田之士且戰且守而八城復完不然委牖戶于敵庭其能一日安枕耶

五月遣衛拉特托克托布哈書

上皇歸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屢使致貢上皇所亦別有獻帝意欲絕衛拉特不復使使額森以為請尚書王

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絕之恐啟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爾曩入寇時豈無使耶因勅額森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也太師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少人賞賚乃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送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請通好直等復相繼言之帝曰使臣不遣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書報之

復以楊洪鎮守宣府

時宣府總兵官朱謙卒于鎮乃命洪復鎮宣府從子能信充左右參將洪奏言臣既佩印充總兵官而兄子能都督同知信都督僉事俱充參將子俊右都督管三千營一門父子同握重兵盛滿難居乞賜臣休致或調能等他鎮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京卒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強為一時邊將冠

六月戊辰朔日當食不見

欽天監言是月卯初刻日當食至期不見

秋七月京師地震

癸丑夜京師地震自北而南八月壬申南京地亦震

八月復午朝

自永樂初舉午朝後漸罷不行給事中葉盛疏請復之帝即報可

冬十月免山西被災稅糧

凡一百八萬二千餘石

十二月廣通王徽燂陽宗王徽燂謀逆廢為庶人

徽燂惑家人段友洪致仕都事于利賓等言謂徽燂有異相當王天下作偽救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幣誘諸苗為亂封苗酋楊文伯等為侯令發兵來攻武岡陽宗王徽燂亦與通謀友洪歸為鎮南王徽燂所執有司以聞帝廢徽燂徽燂為庶人幽徽燂京師而錮徽燂于鳳陽蒙能率苗兵二千至武岡聞事敗叛入廣西稱業王

質實

徽燂岷王梗第三子徽燂梗第五子徽燂梗第二子

立團營

明初京營兵隸五軍都督府永樂中復置京軍三大營
 于是五都督府雖仍舊制其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
 非特命不預營事及是于謙以營政久弛京軍分隸三
 營各為教令臨期徵發挑選撥兵將不相習請選三
 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為隊
 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
 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為調法明年十
 二月謙又請益兵五萬并前五營為十團營每營置都
 督一人人都指揮三人把總十五人指揮三十人每隊置
 管隊官二人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臣劉
 永誠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團營者歸本營訓
 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由是京軍之制一變已而謙繪
 陣圖上進依古法而變通之其為論甚悉帝然之命依
 法訓練謙號令明審日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石亨雖
 大將受質實京軍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
 成而已質實機初洪武時建京衛四十有八成祖增至
 七十二永樂八年征布尼雅錫哩分步騎軍為五曰中
 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既旋師仍之謂之五軍營歲調
 中都山東河南大寧兵更番上京師隸之是外又有十
 二營圍子手營及幼官舍人營之屬悉附五軍營中此
 五營之部也已得邊外降丁三千立營分五司一掌執
 大駕龍旗寶纛勇字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直官

軍一掌執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上直官
軍一掌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尙冠尙衣尙履什物
上直官軍一掌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軍上直
官軍一掌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
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回還官軍此三千營之
部也已征交趾得火器法立營肄習謂之神機營營有
中軍左右掖如五軍又因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置營
名五千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官軍此神機營
之部也三營各提督以內臣武臣居常五軍肄營陣三
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大駕征行則大營居中五軍分
駐步內騎外騎外爲神機神機外爲長圍周二十里而
樵採其中三大營之制如此按明兵志謙請于諸營選
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于謙傳云擇精銳十五萬人分
十營團練其說互殊考明兵志景泰三年十二月癸巳
謙與石亨議選五軍神機三千等營精銳官軍
十五萬分爲十營則謙傳爲得實而兵志誤也

以禮部侍郎王一寧祭酒蕭鎡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

鎡先代李時勉爲祭酒元年以老疾辭國子生三千人
叩闕請留帝允之至是與一寧並以本官兼學士入內

閣一寧軟熟希世鉷學問該博而性猜忌
遇事多退避二人在位皆無所樹立云

質實 王一寧
仙居人

額森弑其主托克托布哈

托克托布哈娶額森姊生子額森欲立之托克托布哈
不從額森亦疑其與中國通將害已遂治兵相攻托克
托布哈敗走額森追殺之收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
于謙上言額森雖悔過據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
不可容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
臣請統團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三年春二月戶部尙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

舊制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絹
者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稅糧三之一濂檄有司但減
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戶部
濂言未嘗追徵給事中李侃等請追問有司奉何明文
濂恐事敗乃言絲絹銀布詔書未載今國家多用若概
免國計何資于是給事中御史劾濂失信于民為國斂
怨且許其陰事帝欲宥之官力爭遂下都察院獄三
日釋之削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尙書何文淵言理財
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濂上
質實 給事中御史許濂陰
疏自理乞骸骨帝慰留之
事按明實錄濂奏臣

申壬

被御史給事中劾臣充生員時為盜出妻益永樂七年
臣因妻兄童英盜臣財物告官將英枷決妻亦休出又
言臣往福建時母死不臨及還又不發喪蓋臣以軍
務至重不敢以私廢命後蒙取回奏乞奔喪不允

三月詔錦衣衛官訪事

初王振亂政以指揮馬順理衛事流毒天下帝既即位
廷臣極言官校緝事之弊帝切責其長令所緝送法司
有誣罔者重罪之于時官校為之斂戢及是帝欲陰察
外事乃命指揮同知畢旺董司偵訪而錦衣衛官漸用
矣

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景泰得位跡回竊取而自
英宗還國以後于尊奉敬
恭之道一切蕩然久已忍
心蔑棄其君而見深之立
皆由太后至于廢立之際
則不復請命東朝是并蔑
視其母矣若黃珘不過繼
陬夷目安知中國情事而
帝即位後久欲以見濟代太子而難于發言遲回久之
大監王誠舒良為帝謀先賜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
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半之用以緘其口然猶未發也會
廣西土酋黃珘以私怨戕其弟思明土知府瑯并滅其
家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治其事捕珘父子入獄珘急
使其黨千戶袁洪至京師行賂有教其迎合帝意者乃
上疏請易太子其疏曰太祖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
世往年上皇輕身禦寇駕陷北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

其疏中揣摩迎合之言又豈荒服侏儻者所能辦此必陳循輩頂受分金之餌希旨邀榮借玆以發其端耳至于謙不諫易儲一事論者紛如謙在當時實能公忠體國者若竟如諸人之阿順苟容必無是理觀賜金之獨不及謙則安知非謙已有造膝之陳景泰稔其意不可奪故不復相屬邪且謙前諫奉迎賴請辭以成事而此則無可詭託又不肯祗沽一己之名而于事仍歸無濟故不復犯顏強諍耳不然謙素為景泰所倚任苟非有深拂其隱之嫌何以天順復辟時聞鐘聲而遽有疑是于謙之問刑

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卽循遜讓之美欲全天敘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于子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讎肘腋之間自相殘感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帝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卽下廷臣議且令釋玆罪于是禮部尚書胡濙集羣臣會議眾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陳英以爲不可尙書王直亦有難色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容已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于是淡等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外與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玆奏是制曰可禮部具儀擇日以聞遂簡置東宮官及是更封太子爲沂王立見濟爲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于萬年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賞諸親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又加賜循等諸閣臣黃金各五十兩東宮公孤官皆兼支二俸而玆罪竟得釋且赦其子**質實**黃玆以私怨殘其弟珮按明實錄廣西思明府云**質實**土官知府黃珮致仕子鈞已代爲知府珮庶兄都指揮使玆欲殺鈞代以己子玆守備潯州託言徵兵思明府令其子糾眾結寨于府三十里外夜馳至府襲

殺瑠一家支解瑠及鈞襄瘞後圍仍歸原寨明日乃入城詐發哀遣人報珘捕賊以掩其迹方殺瑠時瑠僕福童得免走訴憲司乃以事聞珘疏出眾皆驚愕謂必有教之者或疑侍郎江淵後粵人邱濬入翰林曰此易辨也廣西紙與京師紙異索珘奏視之果廣西紙其疑乃白思明唐羈縻州元為思明路明為思明土府屬廣西布政司本朝改屬太平府雍正九年改為思州土州李棠字宗楷縉雲人朱英字時傑桂陽人

廢皇后汪氏立她杭氏為皇后

帝初欲易太子獨汪后不可曰如監國之質實皇后杭氏錦衣稱何帝不從后以太子杭氏所生遂讓焉

衛指揮使昱女

封上皇子二人為王

封見清為榮王 **質實**見清上皇第二子萬宸妃生封榮王天順復辟後改封德王居德州

見瀆為許王 復改濟南見瀆上皇第四子 王惠妃生封許王明年卒

官顏孟二氏子孫各一人

命禮部取顏孟子孫長而賢者各一人至京官之遂以
顏希惠孟希文並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未幾
以希惠非嫡子乃 **質實** 顏希惠復聖五十九代孫孟希
改官其兄子議 **質實** 文字士煥亞聖五十六代孫顏

議字
定伯

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費
數十萬明年三月工成帝尅期臨幸禮部郎中章綸諫
河南鹽運判楊浩除官未 **質實** 大隆福寺在太興縣東
行亦上章言之帝乃止 **質實** 大市街之西北章綸字

大經樂清人
楊浩濟南人

河決沙灣

河自正統十三年經由沙灣決口入海運道日益淺澀
帝勅山東河南巡撫都御史洪英王暹協力合治積數
月無功時議者謂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南入運河請別
引水以灌運甚或言沙灣水湍急投以石鐵冲浮若羽
非人力可為宜設齋醮符咒以禳之帝心甚憂命工部
尚書石璞往治之加河神封號璞至濬渠自黑洋山至

盧忠僂事生風造為不經
 之談以上變傷大倫而搆
 危難其罪與叛臣等景泰
 當時即應執實重典庶乎
 理得心安乃一聞奸人妄
 言即詔獄窮治設浪瑤誣
 服將置英宗何地乎雖以
 商輅等徵言解釋忠亦下
 獄然僅坐以他事外謫立
 功何以懲凶惡且仍殺瑤
 鋼浪其猜疑終不能釋甚
 矣景泰之繼位失德也

秋七月殺內使王瑤

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遣中官黎賢阮洛御史
 彭誼助之乃于沙灣築石隄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
 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隄既成璞還朝至是大雨浹旬
 河復決沙灣北岸四十餘丈旁近地皆淪沒詔英督有
 司修築及冬工甫竣明年正月河又決新塞口之南至
 四月決口甫塞五月大雷雨又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
 入鹽河漕舟盡阻帝復命璞往乃鑿一河長三里上下
 通運河而于決口築壩截之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舟以
 濟質實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洪英福建懷安人王暹
 字景陽浙江山陰人彭誼字景宜東莞人

御用監阮浪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鍍金繡袋及鍍
 金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
 之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震怒下
 浪瑤詔獄窮治之忠筮于術者全寅寅以大義折之且
 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伴狂以冀免商輅及中官
 王誠言于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
 意少解乃并下忠獄坐以他罪謫
 廣西立功錮浪于獄而瑤竟磔死

八月王一寧卒

一寧之入閣也。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私相，援引遂致顯達，非士論所與也。及是卒于官。

九月江淵以母喪起復

初，侍讀學士倪謙遭喪，淵薦謙為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為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母濫保**質實**，讓上元人。

閏九月開處州銀場

時浙民乞復開銀場鎮守浙江。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

時王一寧既卒，閣中尚有五人：陳循、高穀、江淵、蕭鏞、商輅也。循最寵任，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彊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舉文、文方巡視江。准以得中官王誠助，遂召入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質實**。明史職官志：都察院附穀，人謂穀自生一敵云。左右都御史正二品。王文時為左都御史，始以二品入閣。考明直閣諸臣表：翰林入內閣，自解縉始，加少保入內閣，自楊士奇始。都

御史入內閣自王文始明朝重冢宰雖內閣歷二三十年不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亦自文始內閣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者亦自文始于時陳循則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少保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則工部尚書翰林學士少保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東閣大學士且兼五官矣以故體統尊于三公而內閣之望益隆蕭維禎名兆以字行廬陵人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于謙辭總督軍務不許

帝知謙深凡所陳奏無不從而謙亦每事抒忠直陳無隱由是人多忌之方敵初退都御史羅通劾謙上功不賞且言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至性命保爵祿之人未足與議也意蓋詆謙與石亨輩謙疏辨且乞罷請通指薦韓信穰苴其人者廷臣共留謙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及論德勝之功石亨功不允謙而得世侯內媿疏薦謙子冕請召赴京師謙辭不允冕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獨薦臣子于公

議得乎臣于軍功力杜
既立團營亨與謙共事
辭總兵不許謙上言祖
命臣兼領此一時之宜
任宜專臣見石亨累奏
臣之駑鈍使亨不得行
任其事帝亦不允通與
而言者復捃摭不已諸
之謙畧得盡其所施設
如意輒拊膺嘆曰此一
僚勲臣貴戚意頗輕之
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
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
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
分國憂不問家產彼去
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

遣使撫輯畿內山東山西流民

先是五月河南流民復
業至是畿內山東山西
逃民復賦役五年

十二月額森使來廷臣請遣使報之不許

儁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大恚
亨縱恣謙每裁抑之亨恨甚疏
宗朝本無總督邇因邊事孔棘
非經久之法即今敵情不定將
辭職以臣為之軒輕也豈可以
其志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
亨皆謙所薦舉顧前後齟齬之
御史屢以深文彈劾賴帝力持
然謙故性剛負才氣遇事有不
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吏大
故憤怨者益眾○謙嘗留宿直
作景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
方製賜至醢菜畢備又親幸萬
言寵謙太過興安等曰彼日夜

西癸

額森白弒托克托布哈後屢使貢馬至是復遣使賀來
年正旦尚書王直等請遣使答之詔兵部議于謙言臣
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帝從謙言遣使議乃
罷既而洗馬劉定之言北庭遣使宜勅羣臣公議不當
但委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為請
猶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為言各護其所
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更議給事中路質實劉
璧以遣使有五不可帝以璧議為是使卒不遣

之字主靜永新
人路璧安福人

四年春二月以土酋黃珙為前軍都督府同知

勅珙馳驛至京召見便殿以珙有機謀勇畧命治前府
事賜第居京師後天順復辟珙聞自殺發棺戮其屍捕
其子震誅之或云懷
獻太子卒珙仰藥死

三月鳳陽淮徐饑巡撫僉都御史王竑振之

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殫相望竑不待報輒開倉振之
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食竑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
欲發以振典守中官不可竑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吾
從脫有變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名不得

已從之。竝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復命禮部侍郎鄒幹齋祭金。馳赴聽竝。便宜竝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粥。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而以銀錢絹布參之分。給被災之家。全活二百一十餘萬。賦牛種及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棺。鬻子女者贖而歸之。還籍者。予道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初竝奏淮揚饑帝憂甚。及得竝自劾。疏喜曰。好都御史。不然而饑死我百姓矣。于是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頌竝功。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亦饑。帝命南京戶部尚書沈翼齋帑三萬。往振散。給僅五千金。餘歸之京庫。竝劾翼奉使無狀。請以銀易米。備振從之。

質實

鄒幹字宗盛。餘杭人。

沈翼字克敬。山陽人。

開建寧銀場

時浙江銀場既開。戶部奏福建建寧銀場與之相連。亦請併開。故從之。命少監戴細保提督。後孫原貞又奏。臣覆視各銀場。親臨各坑。見坑路深遠。礦脈細微。亦有堅石深泉之處。實難開煎。伏望仍前封閉。俟歲豐。民富時

徐議其事乃罷

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爲國子生

命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輸粟八百石于臨清東昌徐州振濟者入監讀書循資出身尋減三百石以胡濙言遂罷初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最盛迨薦舉既廢進士日重而監生漸輕至是納粟例開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功作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六月吏部尚書何文淵下獄尋釋之

文淵自吏部侍郎進尚書協王直理部事銓選多私御史練綱等言直素行本端爲文淵及侍郎項文曜等所罔宜按問其罪帝雖宥文淵等然頗以綱爲直及是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儉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等攻益力并劾旋御史曹凱復廷爭之遂與旋俱下獄文淵素善太監興安聰疏中有囑託內臣語安請帝詰主名時安方用事聰終不敢斥言乃釋文淵命致仕文淵前議易儲嘗言父有天下傳之子閣臣草詔即用其語

廷逮捕遂自經死

質實

項文曜字應昌瀘安人周旋永嘉人

秋八月額森自立為汗

額森迫脅諸部東踰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遂自立為汗以其次子為太師遣使致書稱大元特克紳達罕末日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稱給事中林聰以為但勅諭來使不必報書安遠侯柳溥以為宜仍稱太師郎中章綸以為可稱衛拉特王而府部大臣則僉言宜從北俗稱為汗帝從大臣議書稱衛拉特汗賜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

有貞即徐瑄以倡議南遷為太監興安金英所叱久不得遷因諂事陳循以玉帶遺之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會太子立因引為右諭德時少保于謙方為帝所倚任凡用人多密訪之謙理囑謙門下士遊說求國子祭酒謙為言于帝帝曰此議南遷者耶為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理不知謙之薦之也以為沮已深怨謙循揣帝惡理告理曰若第更名無為內家習知庶可希進用遂改名有貞及是河決沙灣已六年矣隨築隨決前後遣王永和石璞等治河皆無功璞所鑿新河雖成帝恐不能久令璞且留處置而命廷臣

徐有貞傾險之徒心術叵測前此南遷倡議祇圖自保身家因而為人指目遷擢久淹乃躁進滋深遂謂附閣臣改名希用不獨詭遇可羞其狡詐尤為可恨鄙夫患失無所不至皆由利祿攪心不復知以義理自處誠無足責獨是景泰既素稔其為人何改名以

後竟為所蒙罔而不之覺
且旋加柄用乎

戊甲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舉一人以專治沙灣眾共推
有貞乃擢僉都御史以往

諭懷

五年春正月命江淵等撫輯山東河南兩淮軍民

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
上言比年饑饉洊臻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雪深數尺
淮河抵海冰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
強者肆劫斂衣食路絕流離載塗陛下端居九重大臣
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為之流涕者
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
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
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
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
匠力未息法制頽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稅免而有司或
仍牽制有一於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下修厥德
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
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稅節
財用戒聚斂徂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如是而

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命閣臣汪淵偕平江侯陳豫撫輯山東河南兩淮軍民并勅內外臣工同加修省陳弭災之道

三月減國子生額

監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以戶部侍郎孟鑑言留年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質實

孟鑑字克明博野人

命學士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

尚書儀銘以江南北積雪沍寒死亡載道奏請振恤帝得奏即馳勅江淵王蒞振淮北而命閣臣文振揚州及蘇常諸府先是正統以來蘇松常鎮四府糧自兌運外每四石折白金一兩民以為便後戶部仍徵米輸淮徐文以一百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民多破家

質實

折白金按

州縣歲賦自起運兌運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事詳英宗正統元年儀銘字子新高密

人智之子

夏四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錦衣衛獄

先是懷獻太子既卒綸與同偕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會定州獲北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將以秋初大舉深入同聞之上疏抗論時政遂及復儲事其畧曰近得賊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秋初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臣草茅時聞寺人構惡戕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遂生侈心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又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子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卽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合宗社有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又言昔嘗命將帥各陳方孺子之計平時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尚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顧排抑之所舉者率多親舊富厚之家卽長材屈抑孰肯爲言朝臣欺謾若此此臣所以撫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帝不懌下所

司議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帝納其言因引
 罪求罷帝慰留之越數日章綸亦疏言復儲并陳修德
 弭災事其大者謂內官不可于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
 後官不可盛聲色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
 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
 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授冊封是上皇之臣
 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為太上皇是
 天下之至尊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
 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
 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且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以
 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更請復汪后于中宮正天下
 之母儀還沂王于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帝得疏遂大怒
 時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及同下詔
 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無一語會
 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方同下獄禮
 部郎孟圯者亦疏言復儲事帝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
 于謙曰奸人黃玠獻議易儲不過為逃死計公等遽成
 之今同等又下獄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
 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安州
 諱要為有膽當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
 保定路明屬保定府今因之鍾同字世
 京吉安永豐人孟圯閩人楊集常熟人

質實
 安州金
 置元屬

發明

方黃珖疏請易儲之時景帝遂議立見濟其時如林聰朱英輩夙以亮直表節亦竟不能爭及

見濟既卒儲位未定綸與同二人豈不知奏不濟必死然激于忠義遂慷慨不能自己其志洵可與劉球爭烈矣彼分金受餌諸臣當國家大專畏首畏尾曾無所補救殊多愧耳

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

額森虐使三衛逼徙其部落于黃河穆納地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瑪格根特穆爾等亡歸請得近邊屯駐因乞居大寧廢城于謙以為不可乃止

質實

奇里瑪舊作乞兒蠻格根特穆爾舊作革干帖木兒今並改

秋八月減兩京課鈔

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戶部按月征之商民以為病或閉戶不敢市易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事中陳嘉猷言兩京根本重地軍民尤宜加恤豈可當歲歉之時興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而民已不聊生矣詔蔬果等暫免納鈔

質實

陳嘉猷餘姚人

九月免蘇松常揚杭嘉湖漕糧

共免二百餘萬石

冬十月額森為阿拉所殺

額森既弑托克托布哈自立為汗恃其強曰益驕恣荒于酒色阿拉為額森知院求為太師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不許阿拉怒額森忌阿拉欲討之恐不勝乃自遣其子守西番召阿拉二子從先鳩殺其次子阿拉懼詐言烏梁海盜馬請召還其長子合擊之額森先使賽堪達通二王與俱臨行觴焉中途阿拉長子亦中鳩死阿拉益怨給賽堪達通前度川自後率部落三萬攻額森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汝身托克托布哈王血在汝身烏梁海血亦在汝身天道好還血在我矣額森無以應約明日與戰退而與巴延特穆爾等議帳中有阿拉故部曲三人事額森久額森不之疑因共趨帳中拔所佩劍刺額森殺之并殺巴延特穆爾等賽堪王聞變領七千人躡之既知額森死棄眾去為其所殺而達通王領其人馬西奔未幾鞞鞞部保喇者復殺阿拉奪額森母妻并其玉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衛拉特遠衰額森諸子窮依哈密部眾分散而保喇與其屬瑪拉噶質實按額森既亡數傳等皆雄視部中鞞鞞勢復熾

質實

至博汗其世次不

可考博汗生子曰烏琳台巴丹太師遂統部落是為準噶爾之始。保喇舊作字來穆爾格爾舊作麻兒可兒瑪拉噶舊作毛里孩又博汗舊作字汗烏琳台巴丹舊作烏林台巴鞞今俱改

十二月貶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

聰遇事敢言為執政大臣所嫉王文尤惡之會聰甥陳和為教官欲得近地便養文嗾御史黃溥等劾聰下廷訊坐專擅選法當斬胡濙不肯署稱疾不朝者數日帝遣興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寧耳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所以悸也安入告高穀亦力言之聰乃得釋貶國子監學正

實

黃溥弋陽人

六年春正月以江淵為工部尚書

淵在內閣好議論每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向書協理部務眾佯推淵淵欣然不辭屬商格草奏陳循王文密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改工部尚書石璞于兵部而以淵代璞淵大失望

亥乙

雨木冰

癸酉曉刻四方濃霧既而成霜不類于冰附木自是日至丁丑凡五日

二月命太監王誠同法司錄囚

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命誠會法司審錄之由是得減免者甚眾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韃靼遣使入貢

穆爾格爾遣使貢馬駝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舊給之以慰其心

五月帝禱雨南郊

以兩畿及各省旱蝗也

予太監王誠等錦衣衛世職

命太監王誠姪敏舒良弟王張永兄琮郝義姪安王勤姪賢俱為錦衣衛帶俸世襲百戶

六月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尋復以宋儒程頤十七代孫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為世襲博士奉祀事

質實

朱挺字孟齡朱子九

世孫世居福建建安縣之紫霞洲程克仁程子十七代孫世居嵩縣之六渾周冕周子十二代孫其先道州人

熙寧中周子葬母江州子孫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按克仁冕之授博士事在景泰七年五月時又以福建僉事

呂昌奏增祀黃幹蔡沈劉燾真德秀于朱文公祠

閏六月兩畿湖廣水

遣官省視振卹

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

有貞至張秋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急塞決口帝勅有貞如竑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踰濟汝沿衛沁循大河道濮范相度地形水勢上

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水勢既肆由豫而充
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
于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
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道由此阻然驟而堰之
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
決決止乃濬其淤于是設渠以疏之起張秋金堤之首
引而西南百里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
沁內倚古金堤以爲固外恃梁山泊以爲泄又置上下
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
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柵木絡竹實之石
而鍵以鐵凡五百五十餘日而工成賜其渠名廣濟由
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北出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
南抵濟寧建閘于東昌者八水道以平先是有貞始興
工有謂河決宜塞不宜疏者帝遣中使卽問有貞出二
壺而穿其一爲五竅注水其中五竅者先涸中使還報
乃決用其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
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泄
口已合決堤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自沙
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決口始塞阿郵曹濮間田
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少息然亦會黃河南
趨徐呂東流漸殺故有貞得奏厥功云有貞之初築決
口也下木石則皆若無者有貞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殆

有龍窟耶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下之不移時而決口塞有貞事竣還帝厚勞之尋復命巡視漕河明年秋山東大水河堤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隄決口自臨清至濟寧水患悉平還朝帝召見獎勞有加進左副都 **質實** 按有貞疏上三策一置水門畧曰臣聞水御史 **質實** 之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堙塞禹鑿龍門闕伊闕為疏導計也故漢武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疏汴河踰年著績今談治水者甚眾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塌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請依景法損益其間置閘門于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趨海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矣一開支河畧曰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水合運河則有利無害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廣濟河一道使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其一則濬運河請復陳瑄舊制置撈淺夫挑深河道以利漕運沁河源出沁州沁源縣東北羊頭山西南流合水峪河又西南流合滹河又南流逕縣東又南流合青龍河又西南流合西川河又南流合大南川又南流入平陽府岳陽縣界范縣春秋晉范武子菜邑漢置范縣明屬濮州本朝雍正十三年改屬曹州府金隄在今東阿縣平鎮

南連壽張縣界參差隆起延亘鄆濮俗稱始皇隄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即此澶淵在今大名府開州西梁山泊在今壽張縣東南七十里梁山久湮廣濟渠西起張秋金隄通壽張之沙河至于范濮以達河沁渠口即通濟閘也入閘在今東昌府龍灣及魏家灣迤南阿鄆曹濮謂東阿甄城曹州濮州也東阿漢縣後漢分置穀城縣北齊廢入東阿明洪武八年移東阿縣治于故穀城屬東平州本朝雍正十三年改屬泰安府鄆州故城在州東二十里

發明

沙灣之決在正統十三年維時陳留大水漲夏

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由是壞運道東入海而徐呂二洪遂淺澁理其事者先後如王永和洪英王暹石璞彭誼趙榮輩竭力修治而沙土易壞隨築隨決迄無成工有貞獨建三策用疏而不用塞會是時黃河亦南趨徐呂下流日有漸殺之勢可謂因利集事顧有貞以河決改名詭進始得仔肩其事許以取功何哉

太白晝見

足齒

景泰茂視英宗弁易其儲
嗣徐正以奸人窺伺遂公
然請出居沂州其迎合揣
摩殊為逢君長惡景泰于
廖莊等之建言既嚴刑以
逞復用高平伐樹之說其
猜忌險刻幾不留餘地何
獨于徐正而反加以深譴
蓋自南宮退處朝謁闕如
其勢無殊于禁錮推景泰
之心以為近在闕廷易于
防制若出就外藩則舊主

帝即位後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盛景杜宥黃讓
羅俊汪清以災異頻仍請罷齋僧輟游宴止興作寬直
臣之囚疏入帝不憚未幾都御史蕭維禎
考察其屬諭令去之遂黜敬等為典史
錫人杜宥江陰人黃讓蕪湖
人羅俊安福人汪清固始人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于闕下謫為驛丞復下禮部
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同死綸仍錮獄

先一年莊在南京疏言臣曩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
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
時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權治道歲時令節命羣臣朝
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諸子陛
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督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
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入不報及是莊
以事至京請東角門朝見帝憶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謫
定羌驛丞左右言事皆由鍾同倡實罪魁帝乃封巨挺
就獄中杖同及綸各百同竟死綸死而復甦繫如故是
年刑科給事中徐正請問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
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不宜居于南宮宜
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

名存眾望未絕不能無意
外之虞深疑正以詭辭作
說故一聞言即不勝驚懼
且繼之以怒也論者每以
正之謫戍謂可減景泰負
位忘君之罪又或謂其藉
此以掩惡沽名不知景泰
自龔莅以後久已倒行逆
施本未顧惜人言安得天
良忽動必統觀前後以誅
其心始無遁情耳

行其言

愕大怒立叱出之命謫遠任已復得其淫穢事遂謫戍
鐵嶺衛又御史高平亦言南城多樹事巨測遂盡伐之
時盛暑上皇嘗倚樹憩息自樹伐得其故大懼至天順
復辟後正平皆伏誅贈同大理寺左丞釋綸于獄命內
侍檢綸前疏不得內侍從旁誦
質實 定羌城在河州南
數語帝嗟嘆再三擢禮部侍郎
止吉水人按明實錄莊上疏在五年七月鍾同之上疏
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
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
聲亦死徐正吳江人高平里籍未詳

濬京師城河

備雨
潦也

冬十一月以方瑛為平蠻將軍討湖廣叛苗

初庶人徽燂既廢其家人蒙能竄入苗中為亂詐作妖
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新化銅鼓諸城官軍屢勦不
能克至是帝命瑛為平蠻將軍尙書石璞總督軍務率
京軍討之時諸苗酋多與能相應合眾攻平溪衛都指
揮鄭泰以火鎗擊能能被鎗賊鼻還寨而死餘賊流劫
武岡分陷蕩塘諸寨勢尙熾已而瑛進駐沅州分三道

子丙

一自清浪一自平溪一自鎮遠會于賊境破
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蒙能餘黨以次平
御所今為長官司屬黎平府銅鼓明衛今為錦屏縣屬
黎平府平溪明衛今為玉屏縣屬思州府清浪明衛今
為清溪縣屬思州府

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

諡肅
孝

三月天鼓鳴

辛巳夜無雲西南方有聲如雷

夏四月彗星見

彗東北見于胃其光芒或長數丈或長丈餘自是
月至于六月凡兩月餘及十二月又復見于畢宿

五月勅內外羣臣修省

以星變故也

六月葬肅孝皇后

河決開封

時河南大雨決開封河南彰德三府田廬渰沒無算

秋七月兩畿山東河南大水

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並溢高地丈餘

以工匠蒯祥陸祥為工部侍郎

蒯祥以木匠陸祥以石匠俱累擢太僕寺少卿至侍郎仍督工匠時稱匠官

八月浙江江西湖廣旱

裁冗官

帝以官多擾民勅吏部等議裁革于是省參政三參議二副使五僉事二同知以下一百五十餘員

九月賜大學士王文陳循子俱明年會試

大臣子弟果文學優裕固不妨以科目進身而說與

選場得失惟當靜聽若其才本不堪錄取則見斥更屬至公尤當安命而守分乃王文陳循以其子被黜切齒考官構成其罪雖臺垣清議同列建言概不恤必待命官覆閱令其子得與會試而後快心景泰雖薄其人而不能不徇其請紀綱既已蕩然而二人之任私意而蔑朝章恣橫實甚以凶險濟其貪鄙其惡豈特龍斷之賤丈夫哉

自設科以來輔臣子弟少登第者是秋文子倫循子瑛應順天鄉試被黜文循構考官劉儼黃諫欲殺之臺省譁然高穀言于帝曰大臣子與寒士競進已不可况又不安于命欲殺考官可乎帝命翰林院禮部覆閱貢士卷有優于倫瑛者有相等者有不及者勉徇二人意命其子一體會試而心薄之于是六科給事中言宋范質為相其從子求遷秩質作詩戒之韓億之子維舉進士以父執政不就廷試方之陳循王文賢不肖何如也况應試者千八百有奇而中式者百三十五人倫一概援例求進是壞科目之制矣循等所行乖悖乞正其罪詔姑貸質實劉儼字宣化吉水人之黃諫字廷臣蘭州人之

追謚宋丞相文天祥侍郎謝枋得

從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之請謚天祥曰忠烈枋得曰文節

冬十月振江西饑

十二月振畿內山東河南水災

免被災稅糧並蠲逋賦

是年凡免天下稅糧計米麥二百四十五萬四千二百餘石

帝有疾

癸亥帝不豫罷明年元旦朝賀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之十二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之十二

江西書局校對

姜應門 吳增壽 歐陽鳳熙 恭校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二

起丁丑明景帝景泰八年
盡甲申明英宗天順八年
凡八年

丑丁

八年

英宗睿皇帝
天順元年

春正月羣臣請立太子不許

羣臣揣測宦官意指遂共
議建儲其為碌碌因人概
可想見至有貞議請復立
沂王他日復辟之謀機已
隱伏王文則云焉知誰屬
猶是賜金時故智膠結于
中可見彼此各懷私意何
曾以國事為念而維禎舉
筆更建為擇且昌言吾帶
欲更寵利營心恬不為怪
大臣鄙謬若此尚得謂其
有人心者乎

帝不豫儲位未定中外憂懼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與
安出謂曰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
徒問安何益眾嘿然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
退語諸御史曰若皆知安意否僉曰安謂早請建儲耳
維禎有貞曰然乃謀請復沂王為太子議于朝大學士
王文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上意誰屬學士蕭鎡曰沂
王既退不可再也于是共請建元良為太子維禎舉筆
曰我欲更一字乃更建為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疏進
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時羣臣見
疏中有早擇元良語遂喧傳文與中官王誠等謀召取
襄世質實景泰八年為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按是年
子云質實正月壬午英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今依朱
子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太書景泰八年而以
天順元年分注其下左順門燕史明制午門居中向南
者曰皇極門即奉天門也左曰宏政門即東角門也右
曰宣治門即西角門也向西曰歸極門即右順門也向

英宗北狩蒙塵本為奸璫所誤返國而不聞返政景泰之蔑君貪位實非人情天理所安則羣臣思戴英宗固為合于大義第景泰病已危篤神器豈能懸而無所歸舍英宗又將誰屬使能靜俟少時廷臣共迎復辟寧得謂非名正言順乃徐有貞石亨輩遽為奪門之計行險邀功不顧其主之躬冒危禍其事雖濟而其名則不可居況有貞前倡南遷之議彼時豈復知有英宗南城之舉止圖一已勅封並非繫懷君國且藉手以洩私忿屠戮忠良有貞方自負不世功臣不知實千古罪人耳

獲身益智三卷之三

東曰會極門即左順門也襄世子襄王瞻塏子祈鏞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宮

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

大學士王文于獄

先是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軌左都御史楊善及太監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軌吉祥等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徐元玉善奇策盍與圖之元玉徐有貞字也亨軌遂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軌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得審報乃可亨軌去十六日夜亨軌與吉祥矯太后制復會有貞所軌曰報得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相密語人不聞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利不成門族禍歸人不歸鬼矣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啟有貞以三鼓即至朝房亨軌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入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

可謂我朝小治矣
蘇由奇貞於自暴其世
幽雪口相類所自暴其
所就重宣市曲是日也
料固不故留其以示人
公簡而不容其宗判曰
筆未顯則大知自暴其

見上皇於燭下上皇問故眾俯伏合聲請登位乃揮兵
士進輦皆驚戰莫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忽天色
明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各具職官姓名
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我太上皇也遂入至
奉天門升座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
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于眾曰太上皇帝復位
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
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方景帝聞鐘
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為上皇連聲曰好好
上皇御文華殿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召陳循等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曰中御奉天殿即
位于謙甫聽宣諭畢即班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
誠舒良張永質實南郊齋宮在正陽門外園丘之西前
王勤同下獄正殿後寢殿傍有浴室四圍牆垣以
深池環繞之東西懸太和鐘每郊祀候駕起則鐘作登
壇則止禮畢升駕又聲之張軌祥符人河間王玉之子
定興王輔之弟陳

汝言潼關衛人

以太常寺卿許彬大理寺卿薛瑄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

士入內閣預機務

景泰襲據大位自爲千秋
公論所不容英宗既已復
辟固不妨包荒以示大度
況據事宣布曲直自明何
必詈口肆譏語傷忠厚乎
總由有貞欲自暴其功故
于此詔及廢鄜王制皆詆
之不遺餘力小人務逞其
私而罔顧朝廷大體卽此
可覩奸邪心術矣

御覽卷之三

帝自衛喇特還彬至宣府奉迎帝命草諭羣臣敕遣祭
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于帝及是遂與瑄同入閣帝
素聞瑄學行數召對於便殿
所陳皆關君德帝甚重之

改元大赦

告卽位于宗廟陵寢詔天下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
統十有四年民物康阜衛喇特之變朕念宗社生靈親
率六師以庶弟鄜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豈
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皇天悔禍寇賊革心奉朕
南還旣無復辟之誠反爲幽閉之計旋廢皇儲爰立己
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社絕諫諍愈益執迷矧失德之
良多致沈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其憤今月十七日
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請
命于聖母皇太后祇告天地社稷宗廟復卽皇帝位其
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詔辭徐
有貞所撰也

錄奪門功

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輓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
徐有貞兵部尙書于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

意未謙數請于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亨入言之尋封武功伯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于帝曰當日若附和南遷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耶帝不應後給事御史皆劾安與王誠舒良等為黨逆宜同罪帝宥之但罷其司禮監職

質實

側注武弁也張輓時中官坐誅者眾安僅獲免云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

商榷錄

先是徐有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詭辭以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氣俱壯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意欲二字傳會成獄坐謀逆律當實極刑奏上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帝意遂決薛瑄力言于帝乃減一等改斬棄謙等于市籍其家家屬戍邊有教諭吾豫言謙罪當族所薦舉文武大臣並應誅部議持之而止于戶白琦又

請榜謙等罪示天下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為口實
 云謙性忠孝才畧開敏自遭寇變忘身憂國敵先後入
 犯卒不能逞保全社稷皆謙功也為有貞及亨輩所嫉
 遂及于難死之日陰靈翳天朝野冤之指揮多喇者本
 隸曹吉祥部下以酒酌謙死所痛哭吉祥怒扶之明日
 復酌慟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踰
 年始歸葬杭州逵故舉將材出李時勉門下者也謙之
 籍也家無餘貲惟正室鏞鑰甚固啟視則皆上所賜蟒
 衣劍器諸物也皇太后初不知謙
 死比聞嗟悼累日帝既而悔之
 達六合人○多喇
 舊作朶兒今改

成陳循江淵于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為民

徐有貞既入閣欲盡攬事權遂佐石亨輩撼去諸閣臣
 循雖素有德于有貞亦弗恤也先是王文等請建東宮
 景帝不允王直胡濙將繼奏請復立沂王為太子推輅
 草疏以日暮未及上而亨輩已迎帝復辟疏草畱禮部
 侍郎姚夔所帝即位復召輅與高穀入便殿溫旨諭之
 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不須別具條欵輅曰舊制
 也不敢易亨不悅亨與有貞曠言官劾循等朋奸遂併
 及輅下之獄輅上書自愬言復備疏在禮部可覆驗不

省及是與鉉並斥為民

質實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

罷巡撫提督軍務

石亨惡文臣節制武臣言于帝罷之時王茲巡撫江北改浙江參政石亨張軹輩追論茲擊殺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帝于宮中得茲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顧左右曰茲所奏多為朕也命還河州敕有司善視之

尚書王直胡濙致仕

江夏隋縣明為武昌府治今因之

直之言惟以優游林泉為樂蓋亦工于自謀者迹其長吏部凡十四年當土木蒙塵景泰龔位皆親歷其事直雖未入參政府而身為六曹之長視國故頻仍漠不動念初未聞其出一謀發一慮依違苟全已乖大臣竭忠奉國之義乃以幸免遼陽之行為得計且

直年七十有八濙年八十有一皆以老乞休並賜金幣給傳歸。直性嚴重不苟言笑及與人交恂恂如也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紀注之事多出其手洵為侍郎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長吏部凡十四年既告歸時從諸佃僕耕蒔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奉觴上壽直歎曰曩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我不能無望然使我在閣今上復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後六年卒年八十有四濙節儉寬厚喜怒不形于色能以身下人在禮部人表賀祥瑞以官當首署名人因謂其善承迎歷事六帝立朝垂六十年及歸有三弟

舉以貽嗣子孫不亦鄙哉

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燕樂一室遂名其堂曰壽愷又七年卒年八十有九

殺昌平侯楊俊

俊初守永安懷來聞額森欲奉上皇還密戒將士毋輕納及駕還又言是將為禍本至是張軌與俊不協言于朝遂徵下獄坐誅

質實

永安城在今延慶州東四十里明永樂中置永安縣尋于縣置衛今並廢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遂歸西內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監掌監事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初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者當復辟也至是果

罷團營

初范廣副石亨提督團營軍馬亨所為不法其部曲多貪縱廣數以為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毅勇一營

英宗之言總因爲已私意而發不但合出諸天子之口實令人鄙笑耳

高穀罷

王文陳循等皆誅竄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語廷臣曰高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幣給驛舟以歸○穀爲人清直持議正王文由穀薦擠穀穀屢請解機務不許及穀既去位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居四年卒年七十穀位至台司做廬瘠田僅足衣食而已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賢入閣位許彬薛瑄上與徐有貞共事帝深眷之未幾進吏部尙書

殺都督范廣

景泰初張軛自貴州征苗還于謙劾其失機不可用景帝宥之乃銜謙既奪門復辟與石亨首謀殺謙謙素信任范廣軛與廣不相能于是誣廣黨附謙爲逆謀立外藩併論殺之籍其家○廣既被軛譖死明年春軛早朝還途中爲拱揖狀左右怪問之曰范廣也遂驚悸得暴疾及歸家月餘而卒

郝王薨

諡曰戾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死殤諸王公主墳相屬
 帝欲以汪妃殉李賢曰汪妃雖嘗為后即幽別宮況妃
 無子所生兩女皆幼尤可憫帝乃已以妃唐氏等殉葬
 ○尋沂王復儲位雅知汪妃前諫易儲事請于帝遷居
 舊王府得盡攜宮中所有而出與周太后相得甚歡歲
 時入宮敘家人禮性剛執一日英宗問太監劉桓曰記
 有玉玲瓏繫腰今安在桓言當在汪妃所英宗命索之
 妃投諸井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
 消受此數片玉耶後有言妃出所 **質實** 周太后英宗妃
 攜鉅萬計英宗命檢取之立盡 **質實** 憲宗生母也昌
 人平

明史贊曰景帝當倥偬之時奉命居攝旋正大位以
 繫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勵精政治
 強寇深入而宗社以安再造之績良云偉矣而乃汲
 汲易儲南內深錮朝謁不許恩誼愬然終于與疾齋
 宮小人乘間竊發事起倉猝不克以令名終惜夫

三月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同知

初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內帝視彬同骨月也
 南還後景泰帝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進指揮同知賜

口實命人噴其
 而發不助不命出前天下
 其象之言雖因緣心以

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
患難時事歡洽如故

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

太子廢立蓋六年矣
至是復立為皇太子

封子四人為王

見潸德王見樹秀王
見澤崇王見浚吉王
改濟南成化三年就藩見樹英宗第五子母高淑妃生
于南宮成化六年就藩汝寧越二年卒無子封除見澤
英宗第六子憲宗同母弟成化十年就藩汝寧舊秀邸
也見浚英宗第七子德王同母弟生于南宮成化十二
年就藩
長沙

下大同巡撫年富于獄既而釋之

時革巡撫官富亦罷歸頃之石彪以私憾劾富逮下詔
獄帝問李賢賢稱富能祛弊帝曰此必彪為富抑不得
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早雪之諭
問官從公鞫事果無驗乃釋之令致仕
質實 年富字大
有懷遠人

本姓嚴訛為年景泰二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務富一意拊循蘇困祛弊石亨等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糶米入邊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專擅亨輸罪又劾石彪等罪以是彪銜之明年以廷臣薦復起用

鞬鞞保喇寇邊

帝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妻金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遮政等執之而使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真即真亦秦不祥物獻否惟爾第毋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殺犯寧夏參將種興戰死又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為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已而寇勢益熾邊警迭聞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嘿然復命安遠侯柳溥質實吳瑾蒙古人允誠禦之溥戰輒敗時飾小捷以聞質實孫克勤子土木之變瑾為後拒被寇執逃歸嗣侯

夏四月帝露禱于上帝

以災異數見也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襄王瞻墀來朝

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墀最長且賢眾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而瞻墀上書太后請立太子命邸王監國急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比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還京師居南內瞻墀復上書景泰帝宜朝夕省問率羣臣朝朔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石亨等誣戮于謙王文以迎立外藩帝頗疑瞻墀尋于宮中得瞻墀所上二書而金符固在太后閣中乃賜書召瞻墀比二書于金滕比至宴便殿特命百官朝王于館尋請還帝親送至午門外瞻墀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望省刑薄斂帝拱謝曰謹受教諸王自谷府變後來朝久不許矣至是乃特行之四年復入朝六年又召以老辭歲時存問禮遇為諸藩所未有

發明

于謙王文之死有貞輩誣以謀立外藩英宗遂疑其屬意瞻墀及得襄王書比之金滕嫌疑頓釋來朝禮遇特隆始終無間亦當悟獄詞迎立之誣而謙文之冤死矣奈何甘受奸邪之誣罔而始終不

為之辨
雪哉

釋河南按察使王概于獄

概初亦以被誣下獄會襄王入朝言于帝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概賢以誣逮詔獄願皇上加察帝立出概命質實王概字同節廬陵人為大理寺卿

振北畿山東饑

侍郎周瑄振北畿僉都御史林聰振山東帝恐瑄聰巡歷不能周遍復遣侍郎黃仕雋繼往聰屢請發帑帝詔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振濟徒為里胥乾沒耳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是因噎廢食也帝卒從賢議

質實

周瑄字廷玉陽曲人黃仕雋四川富順人

五月柳州千戶盧忠太監高平伏誅

初忠為錦衣指揮誣告南宮太監阮浪傳帝命結內使王瑤圖復位徵商輅解帝幾危及是遣人收忠及平磔之市平實與忠合謀者也

英宗遣官分路振濟未嘗不猶恤民隱及林聰屢請發帑即應力予施行何必更召大臣入議而有貞輒倡言沮撓善政實不知其是何肺腸至里胥乾沒固不能保其必無但不知責成有司以察弊釐奸使窮簷均沾實惠而徒患奸胥之逐逐竟忘百姓之嗷嗷設非李賢力持大體幾至澤不下逮若有貞誠所謂

朱有小人而仁者也

彗星見

是月見於危芒長五寸指西南
至八月餘芒尚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楊瑄等于獄并逮繫都御史耿九疇羅綺

初景帝不豫廷臣請立東宮不許瑄與同官約疏爭會
奪門事起乃已及是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
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閣臣
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令吏部識瑄
名將擢用吉祥聞而大懼訴于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
亨自延緩還會彗星見掌道御史張鵬周斌等將劾亨
吉祥諸違法事給事中王鉉問之洩于亨亨乃先與吉
祥泣訴于帝誣鵬為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
為報讐明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
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
濫職帝詰之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
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
饌名數具在今起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
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榜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瑄等無
所引乃坐九疇綺主謀并逮繫之論瑄鵬死餘遣戍亨
等復譖諸言官帝諭吏部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畱之

餘悉調外凡三十六人按明史楊

官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為知縣尋以災變得不調皆

復原官張鵬字騰霄涑水人楊瑄字廷獻豐城人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王鉉臨安人

發明

英宗復辟以後舉措皆出於己私若盧忠高平

所自取耳至楊瑄之劾曹石且嘆其為真御史張鵬

等之疏糾冒濫亦未嘗不悟其非誣而卒下瑄鵬諸

御史於獄且逮坐九疇等論死遣戍幾若出於不得

不然者固由曹石之簧鼓噉香而實本英宗有己之

六月下徐有貞李賢于獄

一念成之是磔忠平者為其禍己也逮鵬瑄者為曹

石之有德於己也刑賞以公天下而悉以私意行乎

其間宜紀綱之顛倒若是哉

徐有貞與石亨輩始則倖圖爵賞朋比為奸既得志則門戶各立互相擠陷勢不並容小人反覆固無足深責獨是英宗既從有貞之言而裁制曹石又因二

有貞為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且微言其貪橫狀帝亦為之動楊瑄奏劾曹石侵占民田帝問有貞及李賢皆對如瑄奏有詔獎瑄亨吉祥大怨恨日夜謀構有貞時帝方眷有

人之譖而疏外有貞輾轉
意移茫無定見益致羣小
逞其伎倆紀綱所在豈宜
假手于人閣臣果圖擅威
權即當宣示其罪以申明
罰乃授意言官令其糾劾
不幾如同列之相傾軋乎

大風雷雨雹

大風震雷發屋拔木雨雹大如雞卵擊毀奉天
殿東吻正陽門下馬牌飛擲郊外都人震恐

以災變釋徐有貞李賢及耿九疇等降謫有差

風雹之變曹石二家尤甚大木盡拔雹深尺餘欽天監
正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帝感悟乃出
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綺廣西參政九疇江西布
政司御史周斌等十二人為知縣楊瑄張鵬成遼東賢
未行以尚書王翱薦為吏部侍郎瑄鵬就道尋遇赦
還或謂二人當詣曹石謝二人不可乃復成南丹

實

按御史十二人為周斌盛顛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
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冕陶復俱為知縣其餘當

貞嘗屏人密語亨吉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於帝帝驚
問曰安所受此語輒對曰受之有貞且曰某日語某事
外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貞會張鵬獄起亨吉祥疑
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并疑賢二人遂同至帝前具
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
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
賢圖擅威權排斥
質實曹石石亨曹吉祥攬權
勲舊遂並下獄
恣肆當時謂之曹石

調者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爲州判御史吳禎等二十
三人爲知縣南丹衛名隸廣西慶遠府今置南丹州屬
慶遠府

以通政司參議侍講呂原入內閣預機務

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皆敬之每大議
事有不可據理爭未嘗諛言媚色徇人
質實 呂原字逢源秀

水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歎曰
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尚書王翱以正薦帝亦素知其名
召對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遙見色喜既登陛問年
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帝連稱善曰爾年正
強仕畿縣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
頓首受命趨出會石亨張軌進見遇之愕然曰何自至
此比入帝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問爲誰帝曰岳正兩

人陽賀帝曰但官小耳當為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
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以原官
入閣實實岳正字季方灤縣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賜
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教

小內侍書

秋七月承天門災

下詔罪已赦羣臣修省

許彬罷

彬性坦率門下多浮蕩士及參政後欲謝客客競騰謗
且為石亨所忌竟不安其位出為南京禮部侍郎甫行
貶陝西參政旋乞休去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內閣預機務

石亨知帝嚮賢雖恨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
匿非宜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虛日時帝亦厭亨
吉祥驕橫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
門朕今一斷以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

岳正以曹石恣橫擅權欲防其漸立意未嘗不善但披陳前席先以用計離間為言于讜論嘉謀皆無所當及既承密旨自宜開誠切戒以庶幾稍遏邪心乃維持微詞相構徒為奸倖所輕兼失大臣處事之體且正果知二人之終將謀叛尤當定計誅鋤以杜後患何轉欲保全終始曲示至恩用意亦太左矣正因此遂為奸黨所誣陷謀之不臧適成其為廷儒之無用耳

以漸時亨吉祥猶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既為帝親拔益感激思自効或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令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于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問之帝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為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為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戕且曰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泣請死帝內愧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之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已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謂正賣直訕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入日耳既行道遡以母老畱家月餘復為尚書陳汝言所劾遂逮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

拳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脫
正拳劄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
劫按明史岳正傳正嘗極言陳汝言小人今既為尙書
可用盧彬為侍郎二人者俱譎悍若同事必相齟齬乘
其隙可並去之帝雖不納汝言怨之及正謫留家月餘
汝言令巡校言狀并劾正嘗奪公主田遂逮繫詔獄杖
戍邊或讓正以未信而諫正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
子奈何以諫官處我後在戍所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
是大膽正聞自為像贊述帝前語曰岳正倒好只是大
瞻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
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廣
才疏欲以縱橫之術離間權倖反為所噬人皆迂而惜
之杜清時為都督出石亨門下後造妖言有
土木掌兵權語蓋言杜也亨誅清亦流金齒

大赦

以承天
門災也

放徐有貞于金齒

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
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為之遂

追執有貞于德州并士權下詔獄時錦衣衛都指揮門
達承亨等意痛加撈治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會
承天門災肆赦亨等猶慮有貞見釋乃言于帝曰有貞
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纘禹成功又自擇封邑武功禹受
禪為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以示法
司法司鞫于庭士權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
之理耶及獄具謂有貞不能感恩報德乃敢玩法欺公
詐為制文竊弄國柄罪當棄市為人臣欺罔戒帝以犯
在赦前免死質實厚故亨輩連逮之有貞初出獄時拊
發金齒為民質實厚故亨輩連逮之有貞初出獄時拊
士權背曰子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有貞自金齒歸士
權時往候之絕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人是以
薄有貞而重士
權門達豐潤人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初景帝監國時以修撰入閣尋丁母憂力辭不允明年
兵事稍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帝命供事翰林院不復
與閣事至是帝特召見仍命入閣閣臣為帝親擢者時
與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而賢
雅推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
色賢初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王振初因英宗寵任擅竊威權毒流朝右已不容誅及逞私意恣恩北征以致覆軍債事危陷乘輿使其身尙存雖寸磔不足以謝天下復何足憫念之有乃英宗爲之立祠賜祀崇禮有加實出恆情好惡之外且振之奸惡而祠額反以旌忠爲號是非顛倒甚矣

冬十月詔爲故太監王振立祠

初土木之難言官劾振擅權誤國或有言其在衛喇特爲敵用者振坐族誅帝復位振黨言之帝大怒謂振爲敵所殺朕乃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帝猶念振不置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

釋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爲建庶人帝憐其無罪久繫欲釋之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決卽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嫁娶出入文奎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爲昭武伯

帝復辟後吉祥以司禮監總督大營養子欽從子鉉鐸鑄皆官都督至是欽進封昭武伯

二年春正月兵部尙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寅戊

二月開雲南福建浙江銀場中官市雲南珍寶

司禮監太監福安奏雲南福建浙江舊有銀礦悉令採辦煎銷上納京庫近年或採或止國用不足請如舊制遣官開場煎辦又請內官于雲南等處出庫銀收買黃金珍珠寶石從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

自後曰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坊也帝退朝御文華殿閱章奏故令太子居此春坊大學士左庶子左諭德各一人左中允左贊善左司直郎各二人左清紀郎一人左司諫二人右春坊亦如之司經局洗馬一人校書正字各二人詹事掌統府坊局之政事以輔導太子少詹事佐之凡入侍太子與坊局翰林官番直進講尚書春秋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前期纂輯成章進御然後赴文華殿講讀講讀畢率其僚屬以朝廷所處分軍國重務及撫諭諸藩恩義陳說于太子

復設巡撫官

時廷議復設巡撫官乃命戶部侍郎年富巡撫山東僉都御史程信葉盛李秉巡撫遼東兩廣大同

質實

吳與弼累薦不起幾于高
自位置及此而應命入京
祇以敕書崇重之故雖非
效終南捷徑而擇官而仕
利祿之見究未盡除況與
弼果欲行其志即宮僚盡
心輔導未嘗不可展其生
平安有一職朝班便加大
用之理乃以除授未能滿
志遽爾辭歸是仍以高官
顯爵為重而況薦剡本出
自石亨之意即不必如瑣
綴錄之誣鱗而謂之出處
純潔當不然矣

程信字彥實其先休寧人家河間李秉字執中曹縣人
秉持法公正總兵官不樂言其專擅帝尋召還以藩下
獄斥
為民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知眾論不容欲引賢者為己重謀於李賢賢或稱
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曹隆齎璽書
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對曰
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召見文華
殿顧語曰聞處士義高特行徵聘對曰臣草茅賤士本
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又不幸有犬馬疾束帛造門臣
慙被異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帝
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宰遣中官送館次謂賢
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時帝眷良厚而與弼再三
辭疏稱學術荒陋苟冒昧徇祿且必曠官詔不許乃請
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秘閣書帝曰欲觀秘書且勉授職
令賢諭意與弼留京師二月遂以疾篤請賢終叩其所
以不就之故謂敕書崇重聘以伊傅禮意當大用而以
宮僚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故不受賢為言于帝請曲
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敕慰勞資銀幣
復遣行人送還令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歸上表謝陳

崇聖志廣 **質實** 吳與弼字子傅崇仁人年十九見伊洛

聖學等事 淵源錄概然向慕遂罷舉子業讀四子

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正統景泰間屢薦不起

歎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至是徵至闕

與弼初至李賢以賓師禮事之推之上座編修尹直至

令坐于側直大慍出即謗與弼作瑣綴錄以譏之言與

弼為石亨跋族譜自稱門下士又布衣陳真晟于天順

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歸聞與弼方講學欲

就之過南昌張元禎止之宿與語大推服曰斯道自程

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

石亨譜世固未有見之者後顧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

嚴自宮之禁

為之與弼歸知府張瓚謁見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

謀訟與弼立遣吏攝之大加侮慢始遣還與弼知其弟

意友愛如初元禎不知始末遺書誚讓有上告素王正

名討罪語與弼應聘之招議猶宋儒楊時也成化五年

與弼卒年七十九學耆稱康齋先生尹直字正言泰和

人陳真晟字晦德漳州鎮海衛人自號漳南布衣張元

禎字廷祥南昌人張瓚番禺人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

初石亨等收留自宮之人至是乃自首其大名等府金

吾等衛軍民人等凡自宮者亦各自投首帝俱宥其罪

廷臣黨比當時固不能免誠使權不下移復于事之是非人之邪正隨時精察而整飭之自不慮羣下之分朋植黨英宗欲知外事而寄耳目于錦衣實為非策若以臣工皆不足信豈官校輩轉可信乎刺事之端一開而門達遂臬遇事生風相繼為虐轉致貨賄

發南海

發南海子即飛放泊在大興縣南永定門外

子藝蔬質實二十里元史兵志冬春之交天子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遊豫之度謂之飛放方輿勝覽下

馬飛放泊在大興正南廣四十頃又北城店黃埃店俱有飛放泊廣三十頃明一統志南海子舊為下馬飛放泊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帝諭李賢彭時呂原曰朕欲覽天下輿圖之廣我文祖太宗嘗命儒臣未究厥緒景泰間雖有成書繁簡失當卿等尚折衷精要繼成初志于是命賢等為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指揮使門達僉事遂臬俱得幸而臬更強鷙帝尤委任之臬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以求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質實遂臬安

十一月免山東秋糧

公行人權荼毒未幾而錦
衣獄舍至不能容復
為增廓而英宗憤然
不悟其非如是而欲
望政治清明其可得
乎

己卯

免濟南東昌兖州青州四府所屬被災秋糧共五十一萬一千三百餘石

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總兵官石彪楊信擊敗之

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拳其旗封定遠伯既而
充總兵官禦寇寧夏至是保喇以二萬騎入犯安邊營
彪與延綏總兵官彰武伯楊信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
章郭勒齊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復大敗之生擒四十
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為西北戰功
第一都督僉事周賢都指揮李鑑俱歿于陣捷聞進彪
為侯彪既屢立戰功與亨並封公**質實**安邊營在榆林
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馴至于取**質實**府定邊縣東北
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里今以新營併入舊營設都司
駐守周賢滁州人中流矢死贈都督同知○巴圖王舊
作把禿王
今改正

二月採珠廣東

遣御史呂洪同內官徑廣東雷**質實**廉州唐置元路明
州廉州採珠從太監福安奏也

陽縣人

幸太監曹吉祥宅

吉祥以奪門功得帝寵遂幸其宅時有百戶李成者善
 諛稱沙狐狸隨迤北有功擅入內府求陞職帝怒命錦
 衣衛鞫之指揮僉事哈銘與額森特穆爾謀欲脫成罪
 伺帝幸吉祥宅乃報額森特穆爾先期往候比至奏言
 成有功監禁乞宥帝問知事由哈銘命錦衣衛監
 之後錄奏罪囚乃降銘副千戶調發貴州衛差操
 貴州衛在貴陽府治西隅明洪武中置今
 廢○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

發明

人君幸臣工第史策每豔稱之以為榮遇然亦
 與養子欽統領兵權家多藏甲不一二年後即有逆
 謀英宗憐然罔覺尚欲幸其私宅觀哈銘等預期伺
 謀則知臨幸其鄉里致罹奇變困心衡慮之餘猶尚
 志在邀駕榮其鄉里致罹奇變困心衡慮之餘猶尚
 出此耶

夏四月南和侯方瑛大破東苗

東苗千把豬等僭號稱王攻都勻諸衛命瑛與贊理軍
 務都御史白圭合川湖雲貴軍四道擊之瑛圭兵進青

崖總兵李貴進牛皮箐參將劉玉進谷種參將李震進
 鬼山所向皆捷合攻石門山賊退據六美山翁受河復
 會兵大進生擒千把褚送京師磔之瑛前後討川湖貴
 州諸苗克寨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
 者瑛曉古兵法嘗上練兵質實東苗即白苗在貴陽府
 法及陣圖老將多稱之質實貴筑龍里諸縣界青崖
 一曰青巖在貴筑縣南五十里牛皮箐形勢狹長橫互
 于台拱八寨古州丹江都江青江六廳之間東西綿長
 一百四十餘里南北寬三四十里周圍統計三百六十
 餘里今有屯田隸貴州丹江通判谷種寨在湖廣綏寧
 縣西境鬼山六美山皆生苗之地與貴州接壤石門山
 在貴筑縣東六十里翁受河一曰甕首河在貴定縣南
 太平伐司東南二十里白圭字宗玉南
 宮人劉玉字仲璽磁州人李震南陽人

六月復命巡撫官以八月集京師議事

命戶部移文各巡撫以地遠近分年赴京議事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陝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戶楊
 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

令門達鞫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劾之有泄于彪者帝聞之大怒乃劾文武大臣無故不得相往來給事中御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太**質實**鐵榜明史宦官傳太祖嘗鑄鐵牌祖鐵榜例治罪**質實**置宮門曰內官不得干預政事預斬者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法司再鞫彪言彪初為大同遊擊以代王增祿為已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款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亦當死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置**質實**王仕壘也重典帝命錮彪于獄罷亨閒任絕朝參**質實**王仕壘也仕壘簡王桂之孫正統十一年桂卒其世子遜熾先卒十三年以仕壘嗣封

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

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字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彼時亦幸成功

復辟正也而奪門之名則非正乃英宗竟居之不疑皆由小人欲以此邀功而英宗亦從而歸德遂不復

審其詞之順逆李賢侃侃
數言實為中理其有裨于
啟沃良多然賢既知位為
英宗固有當景泰時何未
聞舉此意密行規勸耶

庚辰

詔霜降後錄囚著為令

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
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
賞以何為功老臣耆舊依然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
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
盛今為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
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餘人朝署
清為

四年春正月石亨以罪下獄二月亨瘐死石彪伏誅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
審錄重囚謂之朝審遂為定制

遂果奏亨怨望逾甚與從孫後等日造妖言且蓄養無
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輕宥乃
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沒其家貲未幾亨瘐死彪及
後並僇于市帝初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
召必假事以進一日亨引二人侍于文華殿帝問曰此
何人亨曰此千戶盧旺彥敬臣有機密事必與謀如迎
請復位其功實多乃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干請無虛
日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

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亨每見出必張大其言在亨門
 下者得亨語即揚于眾以為聲勢朝臣奔走恐後以貨
 之多寡為授職美惡人之先後為得官遲早時有朱三
 千龍八百之謠謂郎中朱銓龍文輩俱以賄被擢也既
 以宿怨殘害忠良大獄數興廷臣側目大權悉歸于亨
 亨預政事所請或不從輒然見于辭色久之帝不能堪
 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勅左順門非宣召毋納
 總兵官亨燕見遂稀所請亦漸有不從者亨猶不悟恣
 橫如故初帝命所司為亨營第既成壯麗踰制帝登翔
 鳳樓見之問誰所居吳瑾侍側謬對曰此必王府帝曰
 非也瑾曰誰僭踰若此帝領之遂臬本亨所擢密受帝
 旨往往伺亨所為以報而亨竟不知從子彪本以戰功
 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
 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又謀鎮大同為天下精兵處
 權傾人主羣疑其有**質實**按明紀事本末瞽人童先者
 異志故遂及于禍**質實**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
 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
 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
 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隄以絕餉道京師可不
 戰而困及保喇寇延緩帝命亨往禦之童先又力勸亨
 亨曰為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為之未晚
 也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會彪敗罷亨而亨謀

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告變逮治之據此則亨不軌之謀乃其家人所發而明史亨傳以為臬奏存考翔鳳樓在南內龍文泰和人

夏四月大雨雪

月餘乃止

秋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徵天下逋逃工匠

凡三萬八千四百餘名命吏部銓官二十員分往督捕之

淮水決沒軍民田廬遣使振卹

鳳陽府自五月連雨抵七月淮水溢決壩埂沒田廬甚多事聞命加意振卹所決城壩以漸築之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于獄貶知衡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七千疋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尋貶衡州知府

質實 翁世資字資甫蒲田人

八月韃靼分道入寇

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官李文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荆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寇稍引去**質實**威遠衛名在大同里代州秦爲雁門郡隋置代州明初改代縣後仍爲州屬太原府今升直隸州忻州秦屬太原郡隋置忻州明屬太原府今升直隸州倒馬關在易州廣昌縣南七十里東南至定州二百五十里李文西番人○瑪拉噶舊作毛里孩今改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歸

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大罪爲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旣歸猶冀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平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遂放浪山水質實韓雍字永熙長洲人問十餘年而死

日辛

五年春二月巡撫廣東都御史葉盛請罷採珠池從之

葉盛奏廣東珠池經二次採取今珠螺稀嫩須漸停緩方得長大况雷廉等府州縣蠻夫累被廣西流賊劫殺必須大兵寧靖人力寬甦之日方可採撈帝命戶部議行

免山東被災稅糧

免山東糧二
十四萬餘石

三月免蘇松常鎮被災稅糧

免蘇松常鎮四府
糧五十三萬餘石

湖廣貴州總兵官李震會廣西軍勦猺獞悉破之

震從方瑛平貴東苗干把豬瑛卒即以震充總兵官鎮湖廣貴州初李添保以逋賦逃入苗中偽稱唐太宗後擁眾萬餘僭王號建元武烈剽掠遠近震進擊大破之添保遁入貴州鬼池諸苗中復誘苗作亂震擒送京師伏誅至是進勦猺獞皆破之長驅至廣西會總兵官大克諸猺前後俘斬數千人

質實

李添保
麻城人

遂果敢以闔門曖昧之事
誣嶼宗藩其虛實是非不
容中立既以往勘得白即
當治杲以反坐之條庶可
少懲欺罔僅爾加以怒責
姑息已深及杲迴護前非
妄行執奏尤當窮究以核
情偽乃竟偏聽杲言不復
詳鞠輒以捕風捉影之獄
枉坐無辜英宗庇惡失刑
杲益得橫行肆毒宗支且
蒙其害則其他之冤濫者
又可勝詰乎

夏五月免河南被災秋糧

免河南糧二
十六萬餘石

殺弋陽王奠壻

初遂杲聽訓事者言誣奠壻丞母帝令奠壻兄靖王奠
培具實以聞復遣官與杲按問奠培奏無其事杲按亦
無實帝怒責問杲杲懼乃執如初帝竟賜奠壻母子死
焚其尸方昇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人咸以為冤
質實 弋陽王奠壻寧
獻王權之孫

下南雄知府劉實于獄尋死

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
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下詔
獄瘐死郡民
質實 南雄宋州元路明府今因
哀而祠之 之劉實字嘉秀安福人

六月遣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擊保喇

保喇眾萬餘屯莊浪攻涼州諸衛副總兵仇廉禦之敗
績敵渡河剽掠官軍莫敢撓其鋒關中震恐帝以昂總

辛巳

曹石皆以奪門事倖功干
寵漸至威福自專英宗雖
厭其驕橫而不能制已為
優柔寡斷且令亨叔姪表
裏握兵柄吉祥屢出監軍
遂使將半私門家多藏甲
幾于敵猱升木釀禍尤深
矣亨彪雖叛逆未著然犯
嫌微而招貨賄罪已當誅
革除之故不至滋蔓吉祥
則竟肆異謀叫呶為亂雖
賊及朝臣旋即身伏斧鑕
所謂變速而禍小蓋二人
惡貫既盈天故奪之魄而

督軍務鏜充總兵官率軍擊
之未行而曹吉祥之亂作
守禦所永樂中復置衛今設莊浪營
參將隸涼州鎮馬昂字景高滄州人

彗星見

戊戌夜見東方光芒長三尺餘尾指西
南庚子丙午夜復見至丙寅夜始滅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鏜討之欽

敗死吉祥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師
還畜于家故家多藏甲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
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達官亦恐吉祥敗而已
隨退黜也皆願盡力結為死黨千戶馮益景泰間請徙
上皇于沂州復辟後以吉祥請得不誅因客欽所欽問
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
欽大喜欽有家人百戶曹福來者得罪逃去奏行捕治
欽乃別遣家人尋獲至家私掠死為言官所劾帝令指
揮遂梟按之且降敕徧諭羣臣毋自專干憲典欽驚曰
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反謀遂決使其黨掌

能濟事也
從其敗非遙杲之伺按果

欽天監太常寺少卿湯序擇是月庚子昧爽欽擁兵入
廢帝而已以禁兵應之謀定欽召諸達官夜飲時懷寧
伯孫鏜奉詔西征將陞辭是夜與恭順侯吳瑾俱宿朝
房達官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鏜從長安右
門隙投疏入曰急變即達御前遲則用軍法斬鏜與瑾
俱拙于書惟曰曹欽反帝得奏急繫吉祥于內
而赦皇城四門京城九門閉勿啟欽以亮逸知事泄中
夜馳往遂杲家殺杲斫傷李賢于東朝房以杲頭示賢
曰杲激我也逼草奏釋已罪亡何又執尚書王翽賢乃
就期所索紙佯草疏乃獲免欽又殺都御史寇深于西
朝房遂率眾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折河
壩輒石塞諸門賊往來叫呼門外鏜遣二子急召西征
軍大呼曰有獄賊反獲者得重賞西征軍奔集至二千
人鏜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反能殺賊者必賞遂擊
欽欽走攻東安門瑾將五六騎覘賊猝與遇力戰死欽
復縱火門燬門內聚薪益之火大熾賊不得入天漸曙
欽黨稍稍散鏜勒兵逐欽鏜子軌斫欽中膊欽走突安
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奮
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
同磔于市湯序馮益及姻黨皆伏誅馬亮以告反援都
督進孫鏜為侯李賢王翽進太子少保封吳瑾涼國公
諡武莊贈寇深少保諡莊愍將士陞賞有差以擒賊詔

示天下 **質實** 沂州後魏置北徐州周改曰沂州明屬充
大赦 州府 本朝雍正二年升直隸州十二年

升府寇深字文淵唐縣人永樂間為庠生其鄉人有謀
不軌馳京師告發得為國子生正統中以右僉都御史

鎮守四川松潘以功陞左副都御史景泰二年召還復
命提督遼東軍務英宗復辟陞左都御史初亦阿事曹

欽父子已而疏
之故及于禍

免南畿被災稅糧

免應天等府糧五十九
萬七千七百石有奇

求直言

詔曰凡朝廷得失生民利病百僚貪暴奸邪近待風憲
職皆當言近多嘿嘿畏避權勢今後無諱不當者亦不
罪焉

河決開封

城中水深又餘官舍民居漂沒者過半周王及諸
守土官乘舟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數計

質實

周王周定王櫛之孫懿王子墜也天順元年襲封

罷孫鏜西征遣都督馮宗充總兵官代之

孫鏜既不行邊報益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副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八月保喇貢而寇掠如故明年白圭王竑巡邊遇敵皆敗之時穆爾格爾與保喇相仇殺未幾穆爾格爾死眾共立其兄蒙古勒克埒青吉思亦號小王子自是鞑靼部長益各擅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

壬戌巳時地震有聲起自西南方至東南方止

冬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六年夏四月免河南被災稅糧

免河南開封等五府所屬四十州縣去年被災秋糧二十八萬四千餘石

壬午

顏彪奉命討賊濫殺冒功
 賊黨未盡剷除而平民轉
 罹其害功實不足以償罪
 且賊不久即發則其自謂
 所向皆捷又安知不出于
 粉飾乎至陳涇分鎮梧州
 當賊入州城執官劫庫不
 聞禦戰捕誅惟知擁兵自
 衛已難逃玩律之愆乃復
 縱賊出城聽其免脫轉與
 求和是不但失守封疆直
 與通賊無異正宜立正刑
 章而英宗僅為降旨切責
 國典蕩然無怪軍伍之日
 以廢弛也

五月都督僉事顏彪擊廣西徭破之

自元年春大藤峽徭為亂兩廣苗徭僮獫起廣西殘燬
 殆徧前年帝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
 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梧潯所向皆捷而
 彪多濫殺冒功勦捕不能盡賊故不久即發明年賊夜
 薄梧州城時總兵官陳涇駐兵城中會議調兵賊三更
 駕梯入涇不覺賊遂入府治劫官庫放罪囚殺死無算
 大掠城中執副使周濤為質殺死訓導任璩有致仕布
 政使宋欽挺身出以大義諭賊為賊害賊聲言官軍莫
 動動則殺周副使涇擁兵自衛不敢發一矢縱賊出城
 而與講和賊亦尋遣濤還時官軍數千賊僅七百騎事
 聞帝降旨**質實**大藤峽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西北潯
 切責而已**質實**州之境萬山盤巖中有水曰潯江發源
 柳慶東繞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
 江諸山砦研巖業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宏石磯之下
 弩灘之上通羅淥三洞紫荆羅運等三十六巢峽岸有
 大藤橫生過江日沈水底夜浮水面連互峽澗勢如徒
 杠賊渡而南以通龍山別寨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
 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嶺數百里
 皆見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也諸蠻以此為奧區
 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

明英宗天順六年

明英宗天順六年

三

以爲賦也
圖典葛然神聖車馬之日
章而英宗始欲制官也
與以銀珠異五宜立五賦
大時景不出夫守桂碑肩
錄規出城其成無轉與
漆日獲振發骨之流代更
開際趨淵和聯賦其自
當類人快無時官其氣不
得論平至刺若令職辭出
恐向吾母父交吹不出干
且如不八的發限其自能
孫其書以真不累以謝罪
知有未悉神制平列錄
臨法不命情知補錄目也

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而峽北巖崑更
以百計如仙人關諸處其極險阨者峽以南則有牛腸
大姑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
險不下藤峽又南爲府江遇遭六百里峽中冥巖奧谷
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若一失足隕身萬
仞中產猿人藍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產獐人善
傳毒藥弩矢中人立死雖四姓獐亦憚之景泰中獐渠
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羣起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
谷守臣不能制輒招撫縻之天順中益縱恣詔能捕大
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兩廣所至殘
燬爲楚粵大害矣龍山在潯州貴縣北五十里以爲藤
峽左臂陳涇泰州人泰寧侯陳珪之後宋欽蒼梧人

秋七月淮安海溢

溺死鹽丁一千三百餘人命免兩淮鹽課三十萬引

九月皇太后孫氏崩

謚孝恭 皇后

廣錦衣衛獄

廣錦衣衛獄

初逢杲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爲腹心及杲得志達反爲
之用至是杲已死達欲踵其所爲益布旗校於四方告
訐者日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

合葬景陵

耐太廟

翰林院學士呂原卒

初石亨曹吉祥用事貴倨獨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
曰行爲先生易之原不答尋與岳正列亨吉祥罪狀疏
留中二人怒摘敕諭中語謂閣臣謗訕帝大怒坐便殿
召對厲聲曰正大膽敢爾原素恭謹阿正何也正罷去
原得留至是遭母喪乃歸葬寢苦哀毀體素豐遂羸瘠
甫襄事而卒○原佐李賢秉政賢通達遇事立斷原守
正濟以持重會彭時亦入三人同心輔政庶務
稱理原卒年止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

七年春二月以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

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
和氣乃所謂和而不同凡

癸未

為大臣者當如是也陳文
因入閣非由賢薦每事與
爭則專徇私意而不顧公
義其設心實不可對人夫
政事所繫止當權其是非
可否果理有當爭即舉主
亦不應遜讓如無可議雖
非所親習亦不得稍存異
同使如文之見則必一經
汲引遂終身阿比相容流
弊伊于胡底蓋明季門戶
結習牢不可破而文則錮
蔽尤深也

文自廣東左布政使丁母憂特召為詹事侍東宮講讀
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之對曰柯潛可出告王躬鞠
曰陳文年資皆深舉潛置文何地明日賢入見固請用
文帝乃許之文既入閣每事與賢爭曰吾非若所舉也
質實 陳文字字安簡廬陵人
柯潛字孟時莆田人

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

蕃巡按宣大錦衣衛偵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逮治之又
遼東巡按御史楊璉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
奏相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質實 李蕃雲南河陽人楊璉
與祺並荷校死

發明

巡按許其便宜行事有明一代之紀政立法固
為未善然既奉詔巡行則諮詢疾苦整勵風教
亦其職分所宜即偶有過舉亦當廉察其是否倚勢
作威而後治之乃以一錦衣偵事者之言竟成定讞
繡衣特設之謂何不若罷之之為愈也況官校刺事
自李賢請撤後其勢益張至是而中外耳目悉寄于
若輩矣豈獨
冤一李蕃哉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免陝西被災稅糧

免陝西糧九十一萬石

閏七月追上宣宗后胡氏尊諡

孫太后崩錢皇后為帝言胡后賢而遜位其歿也人畏
孫太后殮葬不如禮因勸復其位號帝問李賢賢對曰
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臣以陵寢享殿神主俱宜
如奉先殿式帝從之奉冊寶上尊諡曰恭讓誠順康穆
靜慈章皇后

冬十月振陝西饑

振陝西西安諸府饑糧一百八十萬餘石

十一月下錦衣衛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尋釋之

彬與門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為達下達深
銜之乃誣彬罪且言其嘗受曹石賄奏下彬于獄有軍
匠楊墳者憤然不平為彬訟冤上疏言昔者駕在北庭
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

前錄審則死無憾并條陳達諸不法事擊登聞鼓以進
詔並下達治時大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憾
入骨欲并去之乃撈填究主使填知達意即謬曰此李
學士導我也達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鞠午門外帝遣
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為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
及訊填仰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敎我言
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
聞坐彬絞輸贖填斬帝命彬贖罪畢調南京錦衣而禁
錮質實 楊填或作楊瑄

發明

民有訟其有司者必易他吏治之此猶問開細
故也況大獄乎楊填為袁彬訟冤并及門達諸
不法事時達方權傾朝野即下諸司訊鞫猶恐有所
顧畏未能盡得其情何乃竟付達治耶迨門達之納
賄已確鑿可數李賢之主使又毫無可憑而法司猶
論彬填以死可知是非顛倒實由英宗不能自操阿
柄使然觀袁彬傳載當達誣奏彬時英宗語之曰
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還我此豈君人者之言耶

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

有間太子于帝者帝卧文華殿密召李賢告之賢頓首
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

申甲

平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
扶太子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帝崩遺詔罷宮妃殉葬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
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邸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
罷之

太子見深卽位

以明年為
成化元年

大赦

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

釋參政羅綺于獄

綺前以張鵬楊瑄獄降廣東參政過磁州會州同知龍
約自京還與綺言帝為王振建祠事綺嘆曰朝政如此
吾輩自應降黜怨家聞而告之帝捕綺下
獄籍其家至是帝立赦為民還其資產

廷臣與內豎往來親密律已之道已乖當英宗疾篤而王綸竟私詣溥計事迹涉陰謀尤足起人猜議但陳文身在政府即有所聞見亦當靜以俟之使果溥綸乘間作奸暴其罪而寬之法又何不可乃密覘臆度陰肆擠排術類穿窬而心如鬼蜮實為可醜況以草詔大事輒爾奮起奪筆巧播如簧綸既罪狀不明無以服其心而孚眾論且株連貶竄滋累無辜直敢弁髦國法文固不足道李賢何亦受其欺而不之覺耶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私詣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覬之已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因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知縣降雍為浙江參政

質實

順德縣景泰中析南海縣地置屬廣州府今因之王綸典璽局局丞

二月指揮僉事門達下獄戍邊

達先以王綸必柄用預為結納及綸敗調貴州都勻衛甫行言官交章劾之左都御史李賓疏言達恃恩藐法玩弄威權文網苛細大獄屢興假託上旨恣逞貪殘官校驛騷子弟奸比罪浮于謫譴當正國法于是逮繫坐斬籍其家後貸死

質實

李賓字廷用順義人賓剛簡鎮戍廣西南丹衛

固強辨至賓前曰公宜訊我遂引服

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門達敗召還
袁彬代之

始以內批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
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

以千數
質實 明史職官志工部文思院大使
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

發明

授官必由閣部亦古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
義所以遴選才能慎重名器即至微曹散秩亦

悉由銓次之常若除授徑出於內批則是糾封墨赦
之濫觴矣況傳奉至于千百濫予及于工人僧道尤
前代所罕有厥後方外繼曉李孜省輩皆以內侍薦
授致位尊顯而諸雜流加侍郎通政等銜者不可悉
數作福擅威朝野側目其弊至于不可救藥憲宗早
位儲宮中更多故宜其慮患之深而初政已如是其
又謂之何哉

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帝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欲獨尊貴妃為太后李
賢彭時持不可頃之中官傳貴妃旨曰子為皇帝母當

為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彭時
 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
 今名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
 先帝時未嘗行今誰敢草中官復厲聲怵之時拱手面
 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錢后無子何所規
 利而為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
 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寶彭
 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請加二字以便稱謂從
 之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于太
 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
 聞包言大愧

放宮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曰者君象君德明則日
 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
 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
 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
 尤甚宜皆放還帝從之
 從之中外大悅

召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經筵。正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為南京祭酒，正不悅。會有忌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兼之未幾，出為興化知府。正至官，築堤溉田數千頃，節縮浮費，經理預備倉欲有所興，革鄉士大夫不利其所為。騰謗言，正亦厭吏職，後以入覲，遂致仕。尋卒。年五十五。無子。正博學，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內閣，才二十八日，曰：「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英宗亦悉其忠。」

復立團營

帝用會昌侯孫繼宗等言，于五軍神機三千營，選壯勇官軍一十二萬，分立一十二營，各命侯伯都督等官坐營團練。命繼宗同太監劉永誠總管提督，每遇操時，仍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察。明年正月，復罷去。又明年，復立**實實**十二營，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振威，孫繼宗字光輔，孝恭章皇后之兄。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下天文生賈信于獄，帝以信所言失實，非惟術數不精，且事涉輕率，故逮治之。

五月大風雨雹

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李賢上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帝嘉之納

葬裕陵

諡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質實 裕陵在石門山距顯陵西三里

自顯陵碑亭前分西為裕陵神路

明史贊曰英宗承仁宣之業朝野清宴大臣輔政綱紀未弛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猶追念不已抑何惑也然如釋建庶人之幽繫罷宮妃之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如王氏為皇后

時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陛下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乞俟來春徐議大禮疏至京而冊立已行矣后立甫逾月以萬貴妃已擅寵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宮乃冊王氏為后

英宗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為可法後世夫釋建庶人何關政教而宮人殉葬自是亂政罷之宜耳然豈足詡為盛德哉

貴妃寵冠後宮王后處
之澹如也以是得安

質實 廢后吳氏順天人皇后王
氏上元人萬貴妃諸城人

時年三十有五
帝寵之顯房

前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

瑄告歸凡七年及得疾危坐正寢而逝年七十有二贈
禮部尚書諡文清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
為主充養邃密言動可法嘗言自考亭而後斯道大明
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
自言其所得
學者宗之

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
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弗聽自是
戚畹及中貴家多
奪民地為莊田矣
質實 抄沒曹吉祥地在順
義縣安樂里板橋村

立武舉法

初吳元年始定武科洪武二十年用武舉令武臣子弟
于各直省應試尋廢不行至是復命直省舉諸武藝人

兵部同總兵官考校策畧弓馬分別甲**質實**考校策畧
乙以備錄用指揮以下子弟悉令人學**質實**弓馬按明
史選舉志帥府試策畧教場試弓馬答策二道騎中四
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為中式騎步所中半者次之成化
十四年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悉視文科例弘治
六年定武舉六歲一行先策畧後弓矢策不中者不許
騎射十七年改定三年一試出榜賜宴正德十四年定
初場試馬箭二場試步箭三場試策嘉靖初定制各省
應武舉者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試兩京武學于兵部選
取俱送兵部次年四月會試翰林二員為考試官給事
中部曹四員為同考官鄉會場期俱于月初九十
二十五起送考驗監試張榜大率做文闈而減殺之

十二月免京官雜犯罪

敕兩京文武除犯賊外
雜罪記錄者悉免之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二

江西書局校對

姜應門
吳增壽恭校
歐陽鳳熙